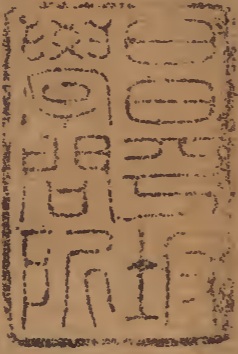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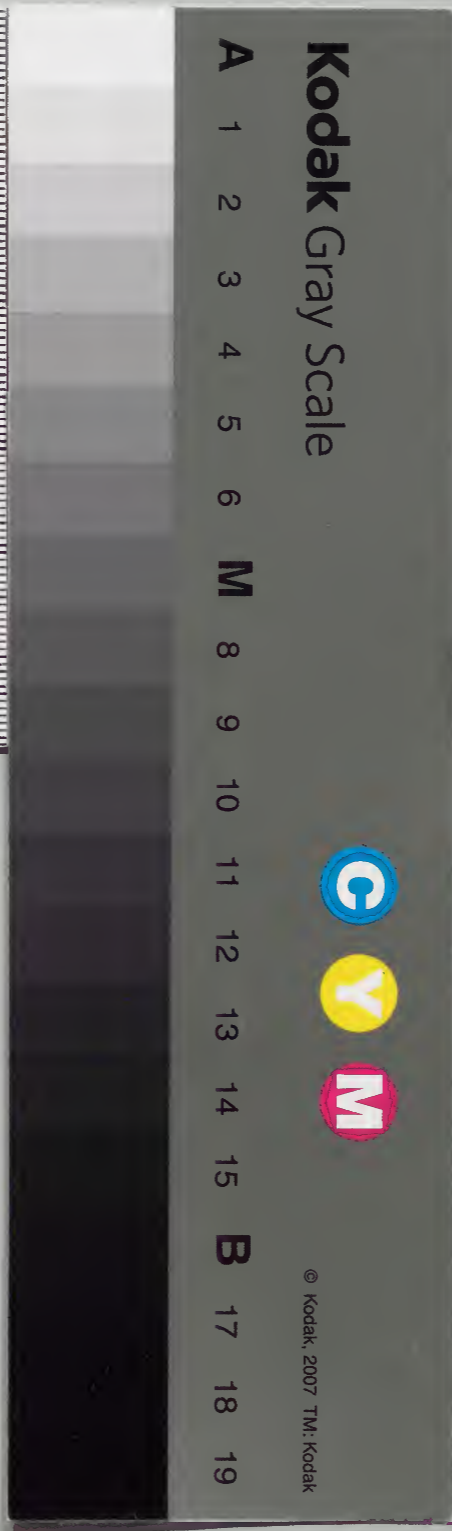
毛詩注疏 十三



			四	漢
一	六	三	三	書
〇	〇	九	〇	門
架	函	號	類	

三	四		漢
六	一	九	
二	六	三	書
七	〇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930
冊數	160 (29)	
函號	276	28





毛詩註疏卷第十三 十三之一

淺草文庫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谷風之什詁訓傳第二十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詁** 谷風三章

道絕焉。正義曰作谷風詩者刺幽王也以人雖
父生師教須朋友以成然則朋友之交乃是人
之大者幽王之時風俗澆薄窮達相棄無復恩情
使朋友之道絕焉言天下無復有朋友之道也此
由王政使然故以刺之經三章皆言朋友相棄之
事漢書地理志云凡民稟五常之性而有剛柔緩

毛詩卷

卷第十三

及古明

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
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是解風俗之
事也風與俗對則小別散則義通蟋蟀云堯之遺
風乃是民感君政其實亦是俗也此俗由君政所
為故言舊俗言舊俗者亦謂之政定四年左傳曰
啟以夏政商政謂夏商舊俗也言風俗者謂中國
民情禮法可與民變化者也孝經云移風易俗關
雖序云移風俗皆變惡為善抑谷風序云國俗傷
敗焉此言天下俗薄皆謂變善為惡是得與民變
革也若其夷夏異宜山川殊制民之器物言語及
所行禮法各是其身所欲亦謂之俗也如此者則
聖王因其所宜不强變革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
民生其間者異俗又曰修其教不易其俗地官土
均云禮俗喪記皆以地美惡為輕重之法而行之
誦訓掌道方慝以知地俗皆是不改之此言其大
法耳乃箕子之處朝鮮大伯之在勾吳皆能教之
禮儀使同中國是有可改者也
但有不可改者不强改之耳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傳興也風雨相感朋友相須云

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風興者風而有雨財潤

澤行喻朋友同志則恩愛成音穀將恐將懼維予與

女傳云將且也恐懼喻遭厄難勤苦之事也當此之

時獨我與汝爾謂同其憂務音汝厄本又作厄於革

反難乃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傳言朋友趨利窮達相

棄傳云朋友無大故則不相遺棄今女以志達而安

樂棄恩忘舊薄之甚樂音洛習習至棄予正

調生長之谷風也維此生長之谷風能及於膏潤澤

陰雨以行其潤澤由風雨相感故潤澤得行以興良

毛詩疏

卷之三十一

及古則

朋相親於善友以成其恩愛由朋友相須故恩得成
 且懼當遭苦厄之時維我與汝獨受此難繼得且安
 且樂志達之時汝何更棄我乎不念恩愛之時也
 東風至潤澤行。正義曰東風謂之谷風釋天文
 風類多矣正取谷風為喻者谷風生長之風取其朋
 友相長益故也此據風為文故云風而有雨則潤澤
 行潤澤是雨之事但雨得風乃行則潤澤亦由風故
 易曰潤之以風雨是風雨共為潤澤。言朋友至
 相棄。正義曰言彼朋友志趨於利不顧終始葛履
 序曰其民機巧趨利是也。已窮彼達是窮達相棄也
 語文也引之者證朋友得相怨之意大故謂惡逆之
 事苟無大故義不相棄今彼已得志申達居處安樂
 而棄往日之恩忘昔時之故舊是風俗習習谷風維
 薄之甚也以序言俗薄故於此明之。習習谷風維
 風及頽。頽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

相須而成。頽徒雷反。將恐將懼。寘于懷。云寘

置也。置我於懷言至親已也。寘之。將安將樂。寘予

如遺。云如遺者如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

習習至如遺。正義曰言習習然和調者生長之

谷風也。維生長之谷風能及於焚輪謂之頽使之

旋轉而升是風薄相扶而上也。以興良朋能佐於善

友使之道德益進是朋友相率而成也。德既由友而

成則窮達不可相棄。故言何為汝本且恐且懼苦厄

之時則置我於懷至相親愛矣。今汝得且安且樂志

達之後反更棄我如人遺忘於物忽然不省無心念

我也。頽風至而成。正義曰釋天云焚輪謂頽

扶搖謂之衆李巡曰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頽頽

下也扶搖暴風從下上升故曰焱焱上也孫炎曰頽

毛詩

卷之三

及古

遇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以象朋友二人同心乃相率而成也彼迴風從上下谷風未與相扶謂之為頽若谷風既與相扶而上則於爾雅為焱不復為頽也詩言頽據其未與相扶之名耳

習習谷風 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

傳 崔嵬山巔也雖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

傳 云此言東風生長之風也山巔之上草木猶及之然而盛夏養

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有萎槁者以喻朋友雖以恩

相養亦安能不時有小訟乎

又作 崔徂回反嵬五回反

丈反下同 **念我大德思我小怨**

傳 云大德切磋以道相成之謂也

何反 切磋七習習至小怨正義曰言習習然和調者生長之谷風也

谷風猶善能生長之故維山崔嵬之上草木皆能生長之以與良朋由善能切磋之故其友身之道德亦能成就之道德相由而成窮達不宜相棄然草木之生長雖至於盛夏之月萬物茂壯無能使草不有死者無能使木不有萎者以時不齊實小有萎死者也以興道德之進益雖至於成就之功百事通曉無能使色不有忿忿者無能使辭不有訟者以大義不虧實小而而忿訟也然小萎無虧於夏長小怨無損於交好汝何為念我切磋之大德反思我言訟之小怨而葉我乎

傳 雖盛夏至萎枝者正義曰以四時春生夏長物之盛莫過夏時故云雖盛夏萬物茂壯也以其天時不齊不能無死者故月令仲夏靡草死故曰死生分是草木無能不死葉萎枝者

傳 此言至小訟乎正義曰維山崔嵬之文上承谷風之下而下與草木相連明是風吹山巔之上使生草木也平地沃

衍之土宜生草木山巔之上則非草木所宜風尚吹之使生故云猶及之也以難長而風及象朋友相養

及古

之深也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萎槁者以爲平地之草木非止山巔也養則言其難者故云山巔猶及之萎死則言其茂者故言盛夏以暢之云猶有萎槁者爲不宜萎槁是不據山巔明矣若然東風爲谷風實取生長之義要風以四方爲名非以四時並稱則夏之東風猶爲谷風也春則草木初生未及暢茂其有萎死則唯其常詩人不應舉以爲喻故知言草木萎槁謂夏時也木大或一枝枯故言萎也草小或連根死故言死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

音六下五河反養餘亮反註除
翰養也穀養也二字餘並同

蓼莪六章上下各二章章四句

中二章章八句至終養爾
正義曰民人勞苦致令孝子不得於父母終亡之時而侍養之民人勞苦五章卒章上二句是也不得終養卒章卒句是也其餘皆是孝子怨不得終養之辭
不得見○正義曰經言銜恤靡至是親沒之辭序言不得終養繼於勞苦之下是勞苦不見父母也故言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之也終是亡之稱亡連言病者以亡必由病言終可以兼之親病將亡不得扶侍左
右孝子之恨最在此時故連言之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
興也蓼蓼長大貌云莪已蓼

蓼長大貌視之以爲非莪故謂之蒿興者喻憂思雖

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
○蒿呼毛反長張丈
反下皆同息息嗣反

母生我劬勞
云哀哀者恨不得終養父母報其生

長已之苦 **蓼蓼**至劬勞。正義曰言蓼蓼然長大

反謂之維蒿以與有形器方可識者正是此物也而

我不精識視之以為非此物反謂之是彼物也以已

二親今日病亡身在役中不得侍養精神昏亂故視

物不祭也既不得終養又追而為恨言可哀之又可

哀我父母也其生長我也其病勞矣今不見其亡所

以深恨。我已至其事。正義曰視我以為非我

亦是作者身視故云我視之是作者自我也但作者

憂息之深每事皆不精識故舉視我為蒿以喻眾事

皆然故喻憂息雖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謂眾事不精識非獨我也

蓼蓼者我匪我伊

蔚蔚牡故也。蔚音尉。蔚去刃反。哀哀父母生我勞瘁。云

瘁病也。瘁似。蔚一名牡。故某氏曰釋草文舍人

敬陸璣疏云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華似胡麻華

而紫赤八月為角角似小豆角鏡而長一名馬薪蒿

餅之罄矣維鼻之恥。餅小而鼻大聲盡也。云餅

小而盡。譬大而盈言為鼻恥者刺王不使富分貧眾

恤寡。餅蒲丁反。餅音雷。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鮮

寡也。云此言供養日寡矣而我尚不得終養恨之

言也。鮮息淺反。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

則靡至。云恤憂靡無也孝子之心怙恃父母依依

然以為不可斯須無也出門則息之而憂旋入門又

不見如入無所至。怙音戶韓詩云餅之至靡至

器大餅器小酌酒者當多酌鼻少酌餅不使小餅先

竭今餅之既盡矣而鼻尚盈滿是為酌鼻者之恥也

以興民有富而多丁貧而寡弱治民者當多役富少
 役貧不使貧者先困今貧者既困矣而富者尚饒裕
 是王之恥也今王不以爲恥偏困貧民我不得供養
 故因此以恨言寡矣民之一生也言生而得養其日
 尚寡况我尚不得終養是可恨之甚如此我不如死
 之又矣言已雖生不如死之久也所以然者以無
 父何所依怙無母何所倚恃已無父母出門則以中
 心銜憂旋來入門則堂宇空曠不復覩見如行田野
 無所有至是其所以悲恨也○**錡**錡小至血寡○正
 義曰釋器云小鼈謂之坎孫炎曰酒罇也郭璞曰鼈
 形似壺大者受一斛是鼈大如錡也言錡盡矣對鼈
 盈言爲鼈恥者是爲主鼈者之恥即酌者也以鼈大
 似富衆錡小似貧寡然鼈並列俱以酌之則當多
 酌鼈而少酌錡以至於俱盡是均也猶上之賦役亦
 富貧並對俱以役之則當多役富而少役貧以至於
 俱盡亦爲均也今錡盡而鼈盈者滿也是全不酌
 之辭猶偏役貧寡而富衆不行故言恥者刺王不使
 高分貧衆恤寡也謂不使富者分貧者之役衆者憂

寡者之勞而共之也言錡罄則鼈盈矣鼈既無情之
 物終不以自盈爲恥故知是爲鼈者恥以喻王恥也
 ○**錡**孝子至所至○正義曰作詩之日已反於家故
 言出入之事入門無見又似非殯是已卒哭之後也
 入門上堂不見慨焉廓焉時實爲甚三年
 之外孝子之情亦然但此以三年內耳
父兮生我

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鞠養腹厚也云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畜起也

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拊音撫

顧音故覆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云之猶是也我欲

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

養之恩已思報之言父兮本流氣以生我母兮以懷

妊以養我又拊循我起止我長遂我覆育我顧視我

反覆我其出入門戶之時常愛厚我是生我劬勞也
 我今欲報父母是勞苦之德昊天乎心無已也常所
 憶念無有已時故言已痛切之情以告於天○鄭以
 腹為懷抱為異○**腹厚**○正義曰釋詁文○**父**
 今至懷抱○正義曰上章總言父母此分父母而說
 之故云父今生我者本其氣也以鞠已為養畜我承
 拊我之後明起止而畜愛之故為起也言覆育者謂
 其寒暑或身體姬之覆近而愛育焉旋視謂去之而
 反覆也復反也故為反覆謂小者就所養之處迴轉
 反覆之也腹我謂置之於腹故謂懷抱以父母厚已
 非獨出入之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
烈烈然至難也
 發發疾貌云民人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飄

風發發然寒且疾也

○飄避遙反後篇同本又作稟

民莫不穀我獨

何害



云穀養也言民皆得養其父母我獨何故覩

此寒苦之害



南山至何害○正義曰孝子言已在

甚視南山則烈烈然愴其至役之勞苦而情以為至
 難也又遇飄風發發然寒而且暴疾也於時天下之
 民豈不皆得養其父母者我獨何故覩此寒苦之甚
 害而不得養父母乎此何害與下不卒互也○言
 民至之害○正義曰自哀者皆以已刺彼故言他得
 孝養已獨寒苦此則怨者之常辭且虐君者役賦不
 平非無間豫之人故作者言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
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云卒終也我獨不得終養父母重自哀傷也

○卒子恤

反重直用反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

以告病焉譚國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

也魯莊公十年齊師滅譚譚徒南

反國各

疏

大東七章八句至

告病焉正義曰作大東之詩者刺亂也時東方之國偏於賦役而損傷於民財此譚之大夫作是大東之詩告於王言已國之病困焉困民財役以至於病是為亂也言亂者政役失理之謂總七章之言皆是也言困於役者對則貨財謂之賦功謂之役按此經文及傳箋皆刺賦歛重薄無怨力役之事故哀我憚人箋云哀其民人之勞苦亦不欲使周之賦歛則亦可息也是欲息其賦歛非力役也但王數徵賦須轉餽餽輸之勞即是役也四章云職勞不來下箋云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言送轉輸而不蒙勞來是困於役之事也經則主怨財盡故唯言賦重歛則兼言民勞故云困役由送

衰財以致役故先言之從首章以盡三章皆是困役財之事四章以下言周衰政偏眾官廢職由此已國所以賦重故言之以刺周亂也言病者雖七章皆是若指事而言則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是所苦之辭也言東國者譚大夫以譚國在東而見偏役故經云小東大東敘亦順之而言東國焉不指譚而言東者譚大夫雖自為已怨而王政大經偏東非譚獨然故言東以廣之譚大夫者以別於王朝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必別之者以此主陳譚國之偏苦勞役西之人優逸是有彼此之辭故須辨之明為譚而作故也若汎論世事則不須分別○譚國至滅譚正義曰解譚大夫而序言東國之意也莊十年齊師滅譚是春秋經也傳曰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是以齊師滅之引此者證其在京師之事也

有饜簋殮有揀棘七

傳

興也饜滿簋貌殮熟食謂黍稷也揀長貌七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

云殮者客始

至主人所致之禮也凡殮饗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

之數陳興者喻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

音蒙

簋音軌殮音孫揀音此又其牛反下

周道如砥其直

如矢

傳

如砥貢賦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

○砥之履反

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傳

云此言古者天子之恩厚也

君子皆法效而履行之其如砥矢之平小人又皆視

之共之無怨

○共音恭本又作恭

瞻言顧之濟焉出涕

傳

瞻反

顧也潛涕下貌

傳

云言我也此二事者在乎前世過

而去矣我從今顧視之為之出涕傷今不如古

○瞻音卷

本又作眷潛所姦反說文作潛云涕流貌山

傳

有饜

曼反出如字徐尺遂反涕音體為于偽反

然長者棘木載肉之七也客始至主人以簋盛殮以

七載肉而待之是主人供承之惠於賓客厚也以興

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也非直興恩厚又法

制其直如箭矢然是所行之政皆平而不曲也以天

子崇其施予之後故其時君子皆共法倣所以履而

行之以周道布其砥矢之平直時小人皆共承奉所

和舉世安樂今此二者於前世已過而去瞻然迴反

我從今世徒反顧而視之終不可值由此潛焉為之

出涕傷今不如古所以見偏役也

毛詩流

卷三之十

及古

○正義曰簋以盛飧饌為其狀故知饌滿簋貌也主人供賓客有禾有米此以盛於簋故知熟食也又禮之通例皆簋盛稻粱簋盛黍稷故知謂黍稷也棗為七之狀故知長貌雜記云七用桑長三尺是也鼎實煮肉也煮肉必實之於鼎必載之者以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胙既大故須以七載之載謂出之於鼎升之於俎也雜記法亦言七所以載牲體牲體即鼎實也言棘赤心者以棘木赤心言於祭祀賓客皆赤心盡誠也吉禮用棘雜記言用桑者謂袞祭也待賓客之七禮當用棘傳言赤心解本用棘之意未必取赤心為鬻○○飧者至天下厚○正義曰箋飧之所用故言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知者聘禮賓初至大夫帥至於館宰夫朝服設飧是也必先設之者以其初至權致小禮彼註云食不備禮曰飧對饗餼之大為不備司儀註云小禮曰飧大禮曰饗餼是也言凡飧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曰飧大禮曰饗餼是也按大行人及掌客云上公飧五牢饗餼九牢侯伯飧四牢饗餼七牢子男飧三牢饗餼五牢諸侯之朝

必以臣從彼為凡介行人宰史設文故註云凡大行人宰史眾臣從賓者也行人主禮宰主具史主書皆有饗餼尊其君以及其臣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數陳者爵卿也則飧二牢饗餼五牢魯大夫也則飧大牢饗餼三牢爵士也則飧少牢饗餼大牢此降小禮豐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是爵等為之牢禮之數陳也陳者依此數陳列以與之言此證飧之所用是供客之禮也知喻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者以下云周道如砥言周平安之世睠言顧之傷其不見往古故知此以主人待客之隆喻古者施予之厚也以東國困役而刺王則與天下同怨故知喻天下古之天子正謂周之聖王下言周道明所息不出於周也○傳如砥至不偏○正義曰砥謂礪之石禹貢曰礪砥磬丹以砥石能磨物使平故比貢賦均也矢則幹必直故比賞罰不偏也砥言周道則其直亦周道也如矢言其直則如砥言其平互相通也如砥比貢賦矢比賞罰者以王道所行唯此專耳此為貢賦之偏以發言故先以砥比貢賦

取均平之義貢賦之外唯賞罰耳故以矢比之傳因
有二支而分之耳其實貢賦賞罰皆平皆直理亦兼
通故下箋云砥矢之道獨爲貢賦而砥矢並言是得
兼通故也此篇怨政偏歛重無言賞罰之事傳言之
者以言周道爲事廣所可平直者卽貢賦賞罰耳故
因而盡言以暢之且祭祭衣服鞞鞞佩遂是濫賞所
及亦是賞罰不平也○此言至無怨○正義曰此
言君子小人在位與民庶相對君子則行其道小人
則供其役此上四句有二事明君子履其恩厚而法
傲之小人視其平直而供承之以履視不同先上二
事故箋分以當之也言君子所履者明已今賦歛之
偏亦由時在位貪亂不履先王之道不能佐君以致
於偏故五章以下刺其空官廢職與此相首尾**小東大東杼柚其空**傳空盡
也云小也大也謂賦歛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亦
於東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譏無他貨維絲麻爾

今盡杼柚不作也○杼直呂反說文云盛緯器柚
音逐本又作軸歛力豔反後同**糾葛履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傳佻佻獨行
貌公子譚公子也云葛屨夏屨也周行周之列位
也言時財貨盡雖公子衣屨不能順時乃夏之葛屨
今以履霜送轉餽因見使行周之列位者而發幣焉
言雖困乏猶不得止○糾居黝反屨九具反佻徒彫
反徐又徒了反沈又徒高反韓
詩作嬈嬈往來貌並音挑本或作窈非也周行既往
戶郎反註周行下載施之行并註同餽音運
既來使我心疚傳云既盡疾病也言譚人自虛竭餽
送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惠是使

毛詩疏
卷之三十一
及古

我心傷病也

○疾音救既息古無及乃言今幽王政偏

重斂於已小亦於東大亦於東則所賦斂者唯出杼
袖今既輸送杼袖從其上之物皆已盡焉由此財盡
衣履不備糾糾然夏日之葛屨公子以貧乏故謂其
可以履冬日之霜寒也佻佻然獨行者我譚國之公
子也因送轉餽又見使行而彼周之列位而發幣焉
雖則困乏猶不止也公子之困如此又我譚人自盡
空竭送餽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虛空而來曾無反
幣復禮之惠由是所以使我心傷病焉○小也至
不作○正義曰知譚無他貨唯有絲麻者以杼袖之
有維絲麻耳說文云杼持緯者也○雖公子至不
得止○正義曰上言杼袖其空是譚國財盡履霜之
下即云公子是公子服此葛屨而履霜也下云既往
既來仍是轉輸之事故知公子獨行為送轉餽至京
師又因見使之行周列位而發幣焉謂適有司而納
其轉餽之幣列位則是有司也隱七年左傳曰初戎
朝於周發幣於公卿杜預云朝而發幣於公卿如今

計獻諸公府卿寺彼因朝而有貢獻之物發幣於公
卿與此公子發幣同但此轉餽不因行聘也以葛屨
為履霜仍彼行役言因乏猶不得止也○會無反
幣復禮之惠是使我心傷病也○正義曰聘禮云無
行則重賄反幣謂以幣反報來者故此以反幣言之
知責王無反幣者以怨其盡受明當有報也中庸曰
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有報矣天子報諸侯
之禮雖亡春秋之世諸侯之事霸王與天子同也齊
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諸侯
之使垂橐而入橐載而歸言其空而來重而歸也則
天子亦當有報故有冽沈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
此其所以怨之也

我憚人

傳

冽寒意也側出曰沈泉穫艾也契契憂苦

也憚勞也

傳

云穫落木名也既伐而折之以為薪不

欲使沈泉浸之浸之則將溼腐不中用也今譚大夫

契憂苦而寤歎哀其民人之勞苦者亦不欲使周之賦歛小東大東極盡之極盡之則將困病亦猶是也

○冽音列沈音軌字又作暑寢子鳩反漬也字又作浸穫戶郭反毛刈也鄭落木名也字則宜作木傍契苦計反徐苦結反憚丁佐反徐又音但下同字又作瘴腐音輔朽也

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載載平意也
云薪是穫

薪者析是穫薪也尚庶幾也庶幾析是穫薪可載而歸蓄之以為家用哀我勞人亦可休息養之以待國

事 ○蓄勑 有冽至可息 ○毛以為有冽然寒氣之六反 沈泉無得浸漬我所穫之樵薪也以與暴虐者周室之幽王無得稅歛我譚國之民人也刈新者惜其樵薪不欲使沈泉妄浸之以妄浸之則溼

腐不中用故也以興今譚大夫契契憂苦而寤寐之中嗟哀憐我譚國勞苦之民人亦不欲使周人極歛之極歛之則困病不堪其事也又言薪畜是穫刈之薪者尚以為可存載於意當憚而掌之以為家用故不欲沈泉之所浸也况譚大夫哀於我勞苦之人寧不亦可念之在情當休息而養之以待國事故不欲周王之所歛也此以沈泉比周王刈薪之人惜已薪猶譚大夫之愛譚人意雖相對而文有詳略言沈泉之浸穫薪不言周王之歛譚人譚大夫有憂民之容刈薪者無惜薪之狀皆互見也 ○鄭唯穫為木名尚為庶幾又尚可載以對亦可息是薪可載歸猶人可休息直文此事於義為通故不從毛餘同 ○冽寒至憚勞 ○正義曰七月云二之日栗冽是冽為寒氣也說文冽寒貌故字從冰釋水云沈泉穴出穴出側出也李巡曰水泉從傍出名曰沈沈側出是側出曰沈泉也穫讀如穫稻之穫故為刈也薪當析之即云刈者蓋木之細者以荆楚之類故曰言刈其楚是小者刈之也以有哀歎故知契契憂苦也憚勞釋詁文 ○

獲落至為薪。正義曰：獲，落釋木文。文在釋木，故為木名。某氏曰：可作柅，圍皮，鞞繞物，不解郭璞曰：獲音獲，可為柅器，素也。陸璣疏云：今柅榆也。其葉如榆，其皮堅，鞞剝之，長數尺，可為組索，又可為鞞帶。其材可為柅器，是也。易傳者以諸言薪者，皆謂木也。而言刈於理不安，故易之。

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東人譚人也，來勤也。西

人京師人也。粲粲，鮮盛貌。云職主也。東人勞苦而

不見，謂勤京師人衣服鮮潔而逸，豫言王政偏甚也。

自此章以下，言周道衰，其不言政偏，則言衆官廢職，

如是而已。○來音舟人之子，熊羆是裘。舟人，舟楫

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云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

相近，故也。周人之子，謂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羆，在冥氏、亢氏之職。○羆，彼皮反，楸音接，字又作楸，近附近之，近下同。搏，音博，莫歷反。私人之子，百僚是試。私人，私家也。是試，用於百官也。云此言周衰羣小得志。○僚，力彫反，字又作寮，同。

疏東人至是試。○毛以為言王政之偏，東國譚人之子，主為勞苦，盡財以供王賦，而曾不見，謂以為勤言。王意以譚人空竭為常，不愧之也。其西人京師之子，則有粲粲然鮮盛之衣服，言王意縱西人使令，驕溢不賦之也。王既政偏，如是又上下無制，致舟楫之人，之子以熊羆之皮，是為衣裘，言賤人踰制而奢富也。其私家之人，之子則百僚之官，於是登用之，小人得志，驕貴也。此周道之衰已，所以偏苦。○鄭以舟人之子，二句為異，具在箋。○東人至鮮盛。○正義曰：東以對西，則西人是京師之人，京師是王畿之大號。

快其不賦稅非在朝之人也來勤釋詁文以不被勞
來爲不見勤故采薇序曰扶杜以勤婦即是勞來也
○東人至而已○正義曰東人言王勞苦則知西
人爲逸豫西人言其衣服鮮明則東人衣服弊惡互
相見也上章言公子衣履不能順時况國人乎此詩
譚大夫所以告已國之病首章至此言譚人之困而
從此以下非復譚事故解之自此章以下言周道衰
也所言道衰唯有二事其所不言王政偏則言衆官
廢職唯如是而已此章以下并此章亦是從此盡不
以其衆言政偏朝朝佩璲以下言衆官廢職也其文
雖多意唯此二事故總解之○舟當至之職○正
義曰箋以此章八句辭皆相反舉鮮盛而對職勞以
是裘而對是試則商人猶東人西人也既東西
勞逸不同則周私所主爲異又是試爲上之所用則
是裘非身之所衣皆是王使之也以此知舟當作周
裘當作求周世臣之子孫者謂在周有功德世爲臣
其子孫賢者也裳裳者華序曰棄賢者之類絕功臣
之世是有退在賤官者也以熊羆是裘明遺賤人求

捕熊羆故知在真氏穴氏之職秋官冥氏下士二人
穴氏下士一人冥氏掌設弧張爲阱獲以攻猛獸以
靈鼓歐之充氏掌攻鼈獸各以其物火之註云鼈獸
熊羆之屬冬藏者也而熊羆卽亦猛獸故知在此二
職也若然上云西人之子祭祭衣服西人卽周人也
上句刺其鮮盛下句復傷其退求熊羆者以無道之
世莫不屢愛羣小斥逐賢哲故讒佞之徒多有逸樂
功成之輩退在賤官雖同是周人賢愚不等作者刺
彼驕奢哀此貶黜辭各有爲不相害也○**傳**私人私
家人○正義曰此云私人則賤者謂本無官職卑賤
之屬私居家之小人也崧高云遷其私人以申伯爲
王卿士稱其家臣爲私人故傳曰私人家臣也有司
徹云獻私人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或以其酒不**
以其漿**傳**或醉於酒或不得漿鞞鞞佩璲不以其長

傳鞞鞞玉貌璲瑞也
傳云佩璲者以瑞玉爲佩佩之

鞞鞞然居其官職非其才之所長也徒美其佩而無其德刺其素殮

傳漢天河也有光而無所明○朝胡犬反字維天有漢監亦有光○或作瑁瑱音遂

官司而無督察之實○監古聲反豉彼織女終日音開字亦作開

七襄傳豉隅貌襄反也云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

從旦莫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豉說文作岐丘豉反徐又丘婢反更音

唐歷或以至七襄○毛以為言王政之偏或用之也為官令其醉酒者或不見任用不得其業者

言王政既偏其所用之人皆鞞鞞然佩其璫玉居其言職不以其才之所長徒美其佩而無其德也維天

之有漢仰監視之亦有精氣之光足徒有光而無明今佩璫之人亦徒有名而無實也豉然三隅之形者

彼織女也終一日歷七辰至夜而迴反徒見其如是何曾有織乎言王之官司徒見列於朝耳何曾有用乎○鄭唯言佩璫云是玉也故鞞鞞為玉貌璫瑞釋器文郭璞曰玉璫也禮以玉為璫信其官謂之典瑞此瑞正謂所佩之玉故箋云佩璫者以瑞玉為佩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是也釋訓云臯臯瑁瑁刺素餐也某氏云瑁瑁無德而佩故刺素餐也○漢天

至所明○正義曰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上為天漢揚泉物理論云星者元氣之英也漢水之精也氣發而著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大雅云

倬彼雲漢是也此天河雖則有光不能照物故有光而無所明也自下諸星皆取有名無用以為義天漢

此知不以無水用為義者以言監亦有光是嫌其光之小也故知取無明為驗其牛女箕斗各自言其無

所用知其不取無明也星皆在天獨漢言維天者以其初言天象故云維天以總之使下諸星皆蒙維天之文也天畢又言天者以其餘皆二字為星名箕斗

又有南北相配維畢單名故言天以配之也此諸星

三詩流

卷三二十七

及古

及古

及古

者牛女言其貌箕斗言其用七襄再述其辭長庚一
無所說參差不同者皆作者選言置辭使成文理潤
色而已無義例也○**傳** 跂隅貌襄反○正義曰說文
云跂頃也字從七孫毓云織女三星跂然如隅然則
三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跂然故云隅貌襄反者謂
從日至暮七辰而復反於夜也○**傳** 襄駕至七襄○
正義曰襄駕釋言文書更其肆者周禮有市廛之肆
謂止舍處也而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也舍即肆
矣在天為次在地為辰每辰為肆是歷其肆舍有七
也星之行天無有舍息亦不駕車以人事言之耳書
夜雖各六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即自卯至酉也言
終日是晝也晝不見而言七移者據其理當然矣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傳** 不能反報成章也**箋** 云織女

有織名爾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

皖彼牽牛不以服箱**傳** 皖明星貌何鼓謂之牽牛服

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箋** 云以用也牽牛不可用於
牝服之箱○皖華板反箱息羊反何鼓胡
東有啓明

西有長庚**傳** 日且出謂明星為啓明日既入謂明星
為長庚庚續也**箋** 云啓明長庚皆有助日之名而無

實光也有掾天畢載施之行**傳** 掾畢貌畢所以掩兔

也何嘗見其可用乎**箋** 云祭器有畢者所以助載鼎

實今天畢則施於行列而已**疏** 雖則至之行○正義
辰有西而無東不成織法報反之文章也言織之用
緯一束一去是報反成章今織女之星駕則有西而
無東不見倒反是有名無成也又皖然而明者彼牽
牛之星雖則有牽牛之名而不會見其牽牛以用於

此服大車之箱也又東方有啓導日明之星西方有
增長續日之星此亦何曾能有啓續乎又有抹然而
長者在天之畢也徒則施之於二十八宿之行列而
已亦何曾見其掩兔載肉之用乎是皆有名無實亦
典王之官司虛列而無所成也○**傳**何鼓至之箱○
正義曰何鼓謂之牽牛釋天文也李巡曰何鼓牽牛
皆二十八宿名也孫炎曰何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
之北也或名爲何鼓亦名爲牽牛如爾雅之文則牽
牛何鼓一星也如李巡孫炎之意則二星今不知其
同異也知服此服者以連箱言之爲牛所用故牝服
也車人言大車牝服二柯又三分柯之二註云大車
平地載任之車牝服長八尺謂較也今俗爲平較兩
較之內謂之箱甫田曰乃求萬斯箱書傳曰長幾充
箱是謂車內容物之處爲箱言大車者以經有牽牛
之文故知大車箱也○**傳**日且至庚續○正義曰言
且出者且猶明也明出謂嚮晨時也啓開也言開導
日之明故謂明星爲啓明庚續釋詁文曰既入之後
有明星者其長能續日之明故謂明星爲長庚也釋

天云明星謂之啓明孫炎曰明星太白也出東方高
三舍今日明星昏出西方高三舍今日太白然則啓
明是太白矣長庚不知是何星也或一星出在東西
而異名或二者別星未能審也○**傳**抹畢至掩兔○
正義曰上言抹長貌此云畢貌亦言畢之長也鴛鴦
曰畢之羅之月令禁羅網畢翳無出國門是田器有
畢也此畢象畢星爲之而施網焉故言所以掩兔也
○**傳**祭器至鼎實○正義曰特牲饋食禮曰宗人執
畢是祭器有畢也彼註云畢狀如又蓋爲其似畢星
取名焉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導之是所以助載鼎
實也掩兔祭器之畢俱象畢星爲之必易傳者孫毓
云祭器之畢狀如畢星名象所出也畢弋之畢又取
象焉而因施網於其上
雖可兩通箋義爲長

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傳挹斟也

○斲波我反徐又府
佐反斗都口反沈作

主挹音揖斟矩于反廣
雅云附也本又作斟

維南有箕載翁其舌維北有

卷三十九

斗西柄之揭

傳 翁如也

云翁猶引也引舌者謂上

星相近 ○翁許急反柄彼病反 維南至之揭 ○正

其南則有箕星不可以挹其酒漿所以不可以斂挹者維

有斗星不可以挹其酒漿所以不可以斂挹者維

南有箕則徒翁置其舌而已維北有斗亦徒西其柄

之揭然耳何嘗而有可用乎亦猶王之官可虛列而

無所用也此挹下言酒漿則斂揚下宜言米粟作者

取文便而不言之耳又西柄之揭與載翁其舌文不

類者以箕斗之形成於柄舌又斂之須舌猶挹之須

柄各隨其義故不同也言南箕北斗者按二十八宿

連四方為名者唯箕斗井壁四星而已壁者室之外

院箕在南則壁在室東故稱東壁鄭稱參傍有玉井

則井星在參東故稱東井推此則箕斗並在南方之

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以箕斗是太

之用器故令相對為名其名之定雖單亦通故巷伯

謂箕為南箕為此也 ○翁合 ○正義曰言合者以

謂箕為南箕為此也 ○翁合 ○正義曰言合者以

謂箕為南箕為此也 ○翁合 ○正義曰言合者以

謂箕為南箕為此也 ○翁合 ○正義曰言合者以

謂箕為南箕為此也 ○翁合 ○正義曰言合者以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與

焉 ○四月八章章四句至與焉 ○正義曰四月詩

之臣皆貪暴而殘虐下國之諸侯又構成其禍亂

結怨於天下由此致怨恨禍亂並與起焉是幽王

惡化之所致故刺之也經云廢為殘賊是在位貪

殘也我日構禍是下國構禍也民莫不穀是怨亂

也亂離瘼矣是亂事也言怨亂並與者王政殘虐

諸侯構禍是亂也亂既未弭則民怨不息政亂民

天學象也此獨為箕者由此星合聚相接其舌也 ○
翁猶引至相近 ○正義曰鄭以為箕星踵狹而舌
廣而言合於天文不便故言翁猶引也引其舌者謂
上星近也言箕之上星相去近故為踵因引之使相
遠而為舌也

毛詩流

卷三十一

及古

怨同時而起故云並興也經入章皆民怨刺王之辭此篇毛傳其義不明王肅之說自云述毛於六月徂暑之下註云詩人以夏四月行役至六月暑往未得反已闕二時之祭後當復闕二時也先祖匪人之下又云征役過時曠廢其祭祀我先祖獨非人乎王者何為忍不憂恤我使我不得修子道按此經序無論大夫行役祭祀之事據檢毛傳又無此意縱如所說理亦不通故孫毓難之曰凡從役踰年乃怨雖文王之師猶采薇而行歲暮乃歸小雅美之不以為譏又行役之人固不得親祭攝者修之未為有闕豈有四月從役六月未歸數月之間未過古者出師之期而以刺幽王亡國之君乎非徒如毓此言首章始廢一祭已恨王者忍已復闕二時彌應多怨何由秋日冬日之下更無先祖之言豈廢闕多時反不恨也以此王氏之言非得毛意孫以為如適之徂皆訓為往今言往暑猶言適暑耳雖四月為夏六月乃之適盛暑非言往而退也詩人之興言治少亂多皆積而後盛盛而

後衰衰而後亂周自太王王季王業始起猶維夏也及成康之世而後致太平猶徂暑也暑往則寒來故秋日繼之冬日又繼之善惡之喻各從其義毓自云述毛此言亦非毛旨何則傳云暑盛而往矣是既盛而後往也毓言方往之暑不得與毛同矣毓之所說義亦不通接經及序無陳古之事太王成康之語其意何以知然又以四月為周基六月為尤盛則秋日為當誰也直云秋日繼之冬日又繼之不辨其世之所當何哉若言成康之後幽王之前則其間雖有衰者未足皆為殘虐何故以涼風喻其病害百卉平若言亦此幽王則已歷積世當陳其漸何故幽王頓此二時中間獨爾闕絕也又毓言以為有漸則幽王既比於冬不得更同秋日不宜為幽王何傷先世之亂離哉如是則王孫之言皆不可據為毛義也今使附之鄭說唯一徂字異耳許秋日之寒未知冬時反言百卉具腓以譬萬民困病其喻有甚於冬則三者別喻不相積累以四時之中尤可慘酷者莫過於冬日故以

比王身自言上之所行不論病民之狀以冬時草木收藏而無可比下故獨言王惡也二章以涼風之害百草喻王政之病下民首章言王惡之有漸嚴寒毒暑皆是可患各自為興不相因也其與之日月先後為章次耳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傳

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云徂猶始也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興

人為惡亦有漸非一朝一夕候反先祖匪人胡寧

忍予云匪非也寧猶曾也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

知患難何為曾使我當此難世乎難乃忍予四月至

毛以為言四月維始立夏矣未甚暑至六月乃極暑矣既極然後往過其暑矣以往表其極言四月已漸

暑至六月乃暑極以興王初即位雖為惡政矣未甚酷至于今乃極酷也自即位以漸酷至今乃酷甚也日惡如此故大夫仰而訴之我先祖非人乎先祖若人當知患難何曾施恩於我當此亂世乎以王惡之甚故訴其先祖也鄭以徂為始六月始暑喻王乃始酷餘同○徂往至往矣○正義曰徂往釋詁文也月令季夏六月昏大火中是六月火星中也火星中而暑退暑盛而往矣是取暑盛為義徐王惡盛也由盛故有往是以往表其盛無取於往義也傳言暑盛而往矣其意出於左傳昭三年傳曰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彼以極退故此以理反之故言往而明極也故知不取往為義也○云徂猶至一名○正義曰鄭以大夫已遭王惡倒本其漸王惡無已退之時不似寒暑之更代故以始言之徂訓為往今言徂始者義出於往也言往者因此往彼之辭往到即是其始暑自四月往至於六月為始也以毛言徂往涉於過義故更以義言訓之為始東山云我徂東山下言我來自東則我徂東山為到

毛詩疏

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言... 漢書律曆志云四月立夏節小...

東山是徂為始義也漢書律曆志云四月立夏節小
滿中故言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也以興人
為惡有漸非一朝一夕是暑以喻其惡之極也不與
下秋冬相繼也○箋云我先至亂世○正義曰人困
則反本窮則告親故言我先祖非人出悖慢之言明
怨恨之甚猶正月之篇怨父母生已不自先後也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傳淒淒涼風也卉草也腓病也

云具猶皆也涼風用事而眾草皆病興貪殘之政

行而萬民困病○淒本亦作悽七西反卉許**亂離瘼**

矣爰其適歸傳離憂瘼病適之也箋云爰曰也今政

亂國將有憂病者矣曰此禍其所之歸乎言憂病之

禍必自之歸為亂○瘼音莫○秋日至適歸○正義曰言

嚴秋之日淒淒然有寒涼

之風由此寒涼之風用事於時故使百草皆被凋殘
以致傷病以興幽王之惡有貪殘之政占此貪殘之
政行於天下故萬民皆見殘害以遭困病此是王政
之亂王政既亂則國將有憂病矣曰此憂病之禍其
何所歸之乎言此憂病之禍必歸之於國家滅亂也
○今政至為亂○正義曰經中亂字承上經之事
是政亂也亂憂病三者連文明非共為一事故分之
也政亂已損害於民則民不堪命將以危國故言國
將有憂病者也謂可憂之病滅亡之事也又言憂病
之禍必自之歸於亂者謂之於滅亡之亂流彘滅戲
之類非疊上文也宣十二年左傳引此**冬日烈烈飄**
詩乃云歸於怙亂者是之歸於亂也
風發發箋云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言王為酷虐
慘毒之政如冬日之烈烈矣其亟急行於天下如飄
風之疾也○亟紀**民莫不穀我獨何害**箋云穀養也

毛詩流... 卷之三十一

民莫不得養其父母者我獨何故觀此寒苦之害○養

其徐○我獨至之害○正義曰上以寒風喻王行

亮反○慘毒之政則言禍害者正謂毒政之害也言

寒苦之害者遭虐政之苦猶遇風○山有嘉卉侯栗侯

梅○云嘉善侯維也山有美善之草生於梅栗之下

人取其實蹂踐而害之令不得蕃茂喻上多賦歛富

人財盡而弱民與受困窮○蹂如久反廣雅云履也

廢為殘賊莫知其尤○廢快也○云尤過也言在位

者貪殘為民之害無自知其行之過者言大於惡○

如字一音發快時世反下同又一本作廢○山有至

大也此是王肅義行下孟反下之行同○其尤○

正義曰言山有此美善之草矣其生也維在栗維在

梅之下人往取其梅栗之實則蹂踐害此美草使不

得蕃茂以興國中以此貧弱之民矣其居也維在富

人之傍上多賦歛富人財盡則又并賦此貧民使之

不得生育俱受困窮由此在位之人慣習為此殘賊

之行以害於民莫有自知其所行為過惡者故令民

皆病○廢快○正義曰說文云快習也恒為

惡行是慣習之義定本廢訓為太與鄭不同○相彼

泉水載清載濁○云相視也我視彼泉水之流一則

清一則濁刺諸侯並為惡曾無一善○相息亮

構禍曷云能穀○構成曷逮也○云構猶合集也曷

之言何也穀善也言諸侯日作禍亂之行何者可謂

能善○曷舊何葛反○一云毛安葛反○疏○相彼至能穀○毛以為我視

彼泉水之流尚有一泉則清

及古

及古

及古

及古

一泉則濁我視彼諸侯之行何為一皆為惡曾無為善乃泉水之不如也所以然者我此諸侯日自構成其禍亂之行速何時能為善言其日益禍亂不能逮於善時○鄭以下二句為異言我諸侯日自合集其惡作為禍亂之行何者可謂其善言其皆無所善不如泉水有清者也○傳曷逮○正義曰釋言文

沿江漢南國之紀

傳

沿沿大水貌其神足以綱紀一

方

云江也漢也南國之大水紀理眾川使不壅滯

喻吳楚之君能長理旁側小國使得其所

○沿吐刀反長張丈

反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反

云瘁病任事也今王盡病

其封畿之內以兵役之事使羣臣有土地曾無自保有者皆懼於危亡也吳楚舊名貪殘今周之政乃反

不如

○瘁本又作萃

疏

沿大水貌與吳楚強盛言神

者以國土山川所在之國當祀其神魯語曰禹會羣神於會稽以諸侯主祭其神故言神也則此言其神足以綱紀一方是明所事其神之國將有綱紀其意亦喻江漢之傍國故言一方也○江漢至其所○

正義曰紀理眾川使不壅滯者謂眾川有所注入江漢能統引之不使其水壅過滯寒常時通流也知喻

吳楚之君者以舉江漢為喻而彼南國之紀則以喻

江漢所在之國能相紀理故喻吳楚矣吳楚之意出

於經之南國也若然上章言諸侯並惡曾無一善今

稱吳楚能理小國又幽王時吳楚微弱未為盟主所以能長理傍國為之綱紀者上言諸侯並惡謂中國

諸侯耳漸漸之石片曰戎狄叛之荆舒不至是幽王之

時荆已叛矣亦既有背叛王命固當自相君長是

大能字小紀理傍國明矣南左險遠世有強國商頌

云捷彼殷武奮伐荆楚是殷之中年楚已嘗叛鄭語

史伯謂桓公曰姜嬴荆芊實與諸姬相于也南有荆

變不可以入是幽王之時楚已強矣於時未必有吳以吳亦夷之強者與楚相配言耳公羊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是吳楚相近故連言之○今王至不如○正義曰封畿之內謂中國所及之境故六月箋云今汝出征以正王國之封畿彼謂逐獫狁正中國也此疾王之惡而言盡病故為盡病封畿之內以兵役之事謂之兵甲之事勞役之使不得安寧故羣臣諸侯有土地者無敢自保有之皆懼於危亡也以禹貢唐虞之時已云江漢朝宗於海言朝宗以示臣義故註以為荆楚之域國無道則先強有道則後服也殷王武丁已伐荆楚是舊貪殘也**匪鵠匪鳧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傳**鵠鵠也鵠鳧貪殘之鳥也大魚能逃處淵云翰高戾至鱣鯉也言鵠鳧之高飛鯉鮪之處淵性自然也非鵠鳧能高飛非鯉鮪能處淵皆驚駭辟害

爾兪民性安土重遷今而逃走亦畏亂政故○鵠徒或作驚鳧以專反鵠也鱣**疏**匪鵠至于淵○毛以為張連反鮪于軌反鵠音彫鵠也鳧也貪殘之鳥乃高飛至天今在位非鵠非鳧也何故貪殘驕暴如鳥之貪飛至天也鱣也鮪也長大之魚乃潛逃於淵今賢者非鱣非鮪也何為隱遁避亂如魚之潛逃於淵也是貪殘居位不可得而治大德潛遁不可得而用所以大亂而不振也○鄭以為王政亂虐下民逃散言若鵠若鳧可能高飛至天非鱣鮪之小魚亦潛逃於淵性非能然為驚駭避害故也以與民不欲逃走而逃者性非能然而然者為驚擾畏亂政故也○**傳**鵠鵠至處淵○正義曰說文云鵠鵠也從敦而為聲字異於鵠也鵠之大者又名鵠孟康漢書音義曰鵠大鵠也說文又云鵠鵠鳥也鵠鳥皆殺害小鳥故云貪殘之鳥以兪在位貪殘也大魚能逃於淵兪賢者隱遁也故王肅云以言在位非鵠鳧也何則貪殘驕暴高飛至天時賢非鱣鮪也何為潛逃以避亂孫毓

三言

云貪殘之人而居高位不可得而治賢人大德而處
潛道不可得而用上下皆失其所是以大亂而不振
皆述毛說也○**喻**民至政故○正義曰箋以上章
王政之亂病害下民下章言民不得所不如草木則
此亦宜言民之困病故以**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傳**杞

為喻民逃走畏亂政也
枸檣也檠赤棟也
云此言草木尚各得其所人反

不得其所傷之也
○蕨居月反桋本亦作蕘音夷枸
音荷檣音計棟所華反郭霜狄反

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云告哀言勞病而愬之
山

至告哀○正義曰言山之有蕨薇之菜隰之有杞桋
之木是菜生於山木生於隰所生皆得其所以與人
生處於安樂以得其所令我天下之民遇此殘亂驚
擾失性草木之不如也由此君子作此八章之歌詩
以告訴於王及在位言天下之民可哀閔之也作者
自言君子以非君子不能作詩故也○**檠赤棟**○

正義曰釋木文又曰白者棟舍人曰桋名赤棟也某
氏曰白色為棟其色雖異為名同江河間棟可作鞍
郭璞曰赤棟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
生山中中為車輞白棟葉員而岐為木大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

養其父母焉
○使如字已音紀下
註喻已同養餘亮反
北山六章三

章章四句至父母焉○正義曰經六章皆怨役使
不均之辭若指文則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是役
使不均也朝夕從事是已勞於從事也憂我父母
是由不得養其父母所以憂之也經序倒者作者
恨勞而不得供養故言憂我父母序以
由不均而致此怨故先言役使不均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
云言我也登山而采杞非可食

毛詩疏
卷之三
後古

之物喻已行役不得其事音起借借士子朝夕從事

傳借借強壯貌士子有王事者也音起云朝夕從事言

不得休止音起借借皆徐音王事靡盬憂我父母音起云

靡無也盬不堅固也王事無不堅固故我當盡力勤

勞於役久不得歸父母思已而憂音古監音古母音古步音古彼音古至音古父

日言有人登彼北山之上者云我采其杞菜之葉也

此杞菜非可食之物而登山以采之非宜矣以興大

夫循彼長遠之路者云我從其勞苦之役也此勞役

非賢者之職而循路以從之非其事矣所以行役不

得其事者時王之意以已為借借然而強壯今為王

事之子以朝繼夕從於王役之事常不得休止王家

之事無不堅固使已勞以堅固之今使憂及溥天之

於我父母由久不得歸故父母思已而憂也溥天之

也音古云此言王之土地廣矣王之臣又衆矣何求而

不得何使而不行音古溥音普濱音賓涯音古大夫不均我

從事獨賢音古賢勞也音古云王不均大夫之使而專以

我有賢才之故獨使我從事於役自苦之辭音古溥

濱涯音古○正義曰溥大釋詁文釋水云澣水涯孫炎曰

涯水邊說文云浦水濱廣雅云浦涯然則澣濱涯浦

皆水畔之地同物而異名也詩意言民之所居民居

不盡近水而以濱為言者古先聖人謂中國為九州

者以水中可居曰洲言民居之外皆有水也鄒子曰

中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其

有瀛海環之是地之四畔皆至水也濱是四畔近水

之處言率土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作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音古溥大率循濱涯

也音古云此言王之土地廣矣王之臣又衆矣何求而

不得何使而不行音古溥音普濱音賓涯音古大夫不均我

從事獨賢音古賢勞也音古云王不均大夫之使而專以

我有賢才之故獨使我從事於役自苦之辭音古溥

濱涯音古○正義曰溥大釋詁文釋水云澣水涯孫炎曰

涯水邊說文云浦水濱廣雅云浦涯然則澣濱涯浦

皆水畔之地同物而異名也詩意言民之所居民居

不盡近水而以濱為言者古先聖人謂中國為九州

者以水中可居曰洲言民居之外皆有水也鄒子曰

中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其

有瀛海環之是地之四畔皆至水也濱是四畔近水

之處言率土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作

者言王道之衰傷境界之削則云蹙國百里感感靡
 所騁恨其有人衆而不使卽以廣大言之所怨情異
 故設辭不同王不均大夫之使不過朝廷而普及天
 下者明其衆也○**賢勞**○正義曰以此大夫怨已
 勞於事故以賢爲勞箋以賢字自道故易傳言王專
 以我有賢才之故乎何故獨使我也王肅難云王以
 已有賢才之故而自苦自怨非大臣之節斯不然矣
 此大夫怨王偏役於已非王實知其賢也王若實知
 其賢則當任以尊官不應勞以苦役此從事獨賢猶
 下云嘉我未老鮮我方將畏而問王之辭非王實知
 其賢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

傳

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

不得已

○傍布彭反
得已音以

嘉我未老鮮我方將

傳

將壯也

獨久使我也

○鮮息淺反

沈云鄭音仙

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傳

旅

獨久使我也

○鮮息淺反

沈云鄭音仙

傳

旅

衆也 **云王謂此事衆之氣力方盛乎何乃勞苦使**

之經營四方**或燕燕居息** **傳** 燕燕安息貌**或盡瘁事**

國 **傳** 盡力勞病以從國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云不已猶不止也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 **傳** 叫

呼號召也 **或棲遲** **傳** 叫

偃仰或王事鞅掌 **傳** 鞅掌失容也 **或** **傳** 云鞅猶何也掌

謂捧之也負何捧持以趨走言促遽也 **或** **傳** 音仰本又作

仰鞅於兩反何戶可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 **傳** 云

反又音何捧芳勇反 **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

咎猶罪過也 **或** **傳** 音洛咎其九反 **或** **傳** 音洛咎其九反

爲

云風猶放也

風音諷議如

或燕燕至不爲

勢接須通解之皆具說在註或不知叫號者居家閒逸不知上有徵發呼召者或出入風議謂問暇無事出入放恣議量時政者或勤者無事不爲者定本集本並作議俗本作儀者誤也○鄭唯鞅掌爲異餘同故云鞅猶至促遽○正義曰傳以鞅掌爲煩勞之狀故云失容言事煩鞅掌然不暇爲容儀也今俗語以職煩爲鞅掌其言出於此傳也故鄭以鞅掌爲事煩之實故言鞅猶荷也鞅讀如馬鞅之鞅以負荷物則須鞅持之故以鞅表負荷也以手而掌執物是捧持之負荷捧持以趨走也促遽亦是失容但本意與傳耳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一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周大夫悔將小人幽

王之時小人衆多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害自悔

與小人並

疏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至小人○正義曰作無將大車詩者謂時大夫將

進小人使有職位不堪其任愆負及已故悔之也以將進小人後致病累可爲鑒戒以示將來足明時政昏昧朝多小人亦所以刺王也若然此大夫作詩則賢者也自當擇交既進而悔者知人則哲堯尚難之孔子以聖人之雋尚改觀於宰我子文以諸侯之良猶未知於子玉况大夫非聖能無悔乎經三章皆悔辭也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

傳

大車小人之所將也

箋

云將猶

扶進也祇適也鄙事者賤者之所爲也君子爲之不堪其勞以喻大夫而進舉小人適自作憂累故悔之

毛詩流

卷之三

及古

○祇音支累劣僞反
篇末同本或作辱
無思百憂祇自疚兮
疾病也

云百憂者眾小事之憂也進舉小人使得居位不

任其職愆負及已故以眾小事為憂適自病也

反任音王
愆起連反
得自將此大車若將此大車適自塵蔽

於已以興後之君子無得扶進此小人適自憂累於

已小人居職百事不幹已之所舉必助憂之故又戒

後人言無思百眾小事之憂若思此憂適自病害於

已○**傳**大車小人之所將也○正義曰冬官車人為

車有大車鄭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則此是也其車

駕牛故酒誥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是人之所將

也○**傳**將猶扶進○正義曰言將猶扶進者以大車

須人傍而將之是為扶車而進導也大車比小人言

無扶進比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
云冥冥者蔽人目

明令無所見也猶進舉小人蔽傷已之功德也

反又莫廻反
令力呈反
無思百憂不出于頰
頰光也

眾小事以為憂使人蔽聞不得出於光明之道

反沈又
古頃反
無將大車維塵雍兮
云雍猶蔽也

又作壅又
於用反
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云重猶累也

反又直
用反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

如日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亂
傳小明五章上三
章章十二句下

詩流
卷三十一
及古

二章章六句至亂世○正義曰小明詩者牧伯大夫所作自悔仕於亂世謂大夫仕於亂世使於遠方令已勞苦故悔也首章箋云詩人牧伯之大夫使述其四方之事然則牧伯大夫使述其四方之事是常令而悔仕者以牧伯大夫雖行使是常而均其勞逸有期而反今幽王之亂役則偏苦行則過時也故我事孔庶箋云王政不均臣事不同是偏苦也歲幸云莫箋云乃至歲晚尚不得歸是過時也偏當勞役歷日長久故所以悔也經五章皆悔仕之辭雖總為悔仕而發但所悔有意故首章言載離寒暑以日月長久是悔仕箋因其篇初故言遭亂世勞苦而悔仕三章言其自詒伊戚是憂恨之語故箋云悔仕之辭其實皆悔亂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

日之中也照臨下土喻王者當察理天下之事也據

云明明上天喻王者當光明如

時幽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我征徂西至于芄野二

月初吉載離寒暑

芄野遠荒之地初吉朔日也

云征行徂往也我行往之西方至於遠荒之地乃以

二月朔日始行至今則更夏暑冬寒矣尚未得歸詩

人牧伯之大夫使述其方之事遭亂世勞苦而悔仕

○芄音求
更音庚

心之憂矣其毒太苦

云憂之甚心中如

有藥毒也

○大音泰

念彼其人涕零如雨

云其人靖其

爾位以待賢者之君

○共音恭
註下皆同

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罟網也

○

云懷息也我誠息歸畏此刑罪羅網我

故不敢歸爾音古明明至罪音古正義曰言明明
臨下上之國使無幽不燭品物咸亨也以喻上者處
尊之極當以其明察理於天下之事然無屈不伸勞
逸得所也今幽王不能然闇於照察勞逸不均令已
獨遠使言我行往之西方至于芄野遠荒之地其路
之長遠矣以二月初朔之吉日始行至于今則離歷
其冬寒夏暑矣尚不得歸其淹久如此故我中心之
為憂愁矣其憂之甚則如毒藥之大苦然由仕於亂
世以致如此故困苦而悔之念彼明德供具賢者爵
位之人君欲往仕之而不見涕淚零落如雨然雖時
無此人恨本不隱處以待之也又言已勞苦之狀我
豈不魚歸乎我誠息歸但畏此王以刑罪羅網我我
恐觸其羅網而得罪故不敢歸耳音古明明至以刺
之音古正義曰言照臨故知有日月之明察唯中乃然
故云正者光明當知日中之照也昭二年左傳曰日
上其中易豐卦象曰王宜日中以正明之光照臨天
下如日中之時是也必責王命明如天日者以王者

繼天理物當與日同故易曰大人與日月合其明是
也音古傳芄野至朔日音古正義曰野是遠稱芄蓋地名
言其歷日長久明當至於遠處故言遠荒之地爾雅
四海之外遠地謂之四荒言在四方荒昏之國也此
言荒者因彼荒是遠地故言荒為遠辭非即彼之四
荒也何則牧伯之大夫行其所部而已不得越四海
而至四荒也言荒者若微子云吾家耄遜于荒謂在
外野而已此言二月朔而始行下章鄭以四月而全
假令還以朔到尚六十日也以日行五十準之則三
千里矣州之遠境容有三千但述職之行有所過歷
不知定日幾里也以言初而又吉故知朔日也君子
舉事尚早故以朔為吉周禮正月之吉亦朔日也音古
音古詩人牧伯之大夫音古正義曰知者以言我征徂西
至于芄野是遠行巡歷之辭又曰我事孔庶是行而
有事非征役之言是述事明矣述事者唯牧伯耳故
知是牧伯之下大夫也若然王之存省諸侯亦使夫
夫行也知此非天子存省諸侯使大夫者以王使之
存省上承王命適諸侯奉使有主至則當還不應云

毛詩疏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三

我事孔庶歲莫不歸故不以爲王之大夫也牧伯部
領一州大率二百一十國其事繁多可以言孔庶也
前事未了後又委之可以言政事愈感也如此則爲
牧伯之大夫於事爲宜故也且牧伯之大夫不在王
之朝廷今而爲王所苦所以於悔切耳然則牧伯大
夫自仕於牧非王所用而言悔仕者此之勞役由王
所爲故曰幽王不能徵是者王而使已多勞故怨王
而悔仕也言牧伯者以牧一州之方伯謂之牧伯然
單言之直牧耳此言述職之大夫則容牧下二伯之
大夫不必專侯牧之伯一人而已○其人至之君
○正義曰下云靖共爾位與此其人文同此大夫悔
仕於亂世則息不亂而明德者仕之故爲以待賢者
之君也若然此大夫所恨恨幽王之惡徧被天下士
無二王不得更有天子然則靖共爾位之君當世之
所無矣而云念之者此大夫自悔本應坐待明君不
當事於朝廷今仕而遇亂避念昔時言我本應待彼
其人無故冒此亂世而涕零耳非謂當時有賢君可
念也下章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勸友使聽天任命不

汲汲求仕於時亦無明君可令友往往仕之正勸待
之耳此所念者亦念其當待之非當時有可念也
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
傳除除陳生

新也

云四月爲除昔我往至於芄野以四月自謂

其時將卽歸何言其還乃至歲晚尚不得歸

○除直慮反如

字若依爾雅則宜餘舒

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

矣憚我不暇

傳憚勞也

云孔甚庶衆也我事獨甚

衆勞我不暇皆言王政不均臣事不同也

○憚丁佐反徐又音

但亦作

念彼其人矐矐懷顧

云矐矐有往往仕之志

也○矐音眷

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昔我至譴怒○毛以爲大夫言昔我初往

毛詩疏

卷之三

及古

向苑野之時矣日月方欲除陳生新二月之中也於
我初發卽云何時云其得旋歸乎望得早歸也今乃
歲月遂云已暮矣而尚不得歸其時朝廷大夫多得
閒逸念我獨憂衆事今我事甚繁衆也由心之憂
愁矣以事多勞我不得有閒暇之時憂苦如此悔仕
於亂故念彼靖共爾位之人睠睠然情懷反顧欲往
仕之恨不隱以待而遭此勞也既遭此苦豈不思歸
乎我誠息歸畏此譴怒而不敢歸耳○鄭唯方除爲
異言往至於苑野之時○正義曰上云二月初吉爲始
同○傳除除陳生新○正義曰上云二月初吉爲始
行之時故言除陳生新二月也下章云日月方奧傳
口煖卽春溫亦謂二月○傳四月至不得歸○正義
日四月謂除釋天文今爾雅除作余李巡曰四月萬
物皆生枝葉故曰余余舒也孫炎曰物之枝葉敷舒
然則鄭引爾雅當同李巡等除余字雖異音實同也
方除之下卽云曷云其還是至卽望歸故云至於苑
野以四月自謂其時將卽歸也言歲聿云莫是未歸
之辭若歲莫得歸不須發此言矣故云乃至歲晚尚

不歸也凡言往矣似是始行之辭此得爲往到苑野
者往者從此適彼之辭在此言之爲始行據彼言之
爲往到自歲聿云莫以下皆是往之辭故謂初到
彼地爲往矣易傳者以行之息歸當至所往之處乃
可還不應發始已望歸也又下章云四月方奧文與
此同洪範庶徵曰煖曰寒寒爲冬則煖爲夏矣若毛
以方煖爲二月之初則接於正月之末時尚有霜
不可云煖且爾雅稱四月爲除故據以易傳也
我往矣日月方奧
傳煖煖也
傳奧於六反煖音暄又奴
反曷云其還政事愈感歲聿云莫采蕭穫菽
傳感促
也云愈猶益也何言其還乃至於政事更益促急
歲晚乃至采蕭穫菽尚不得歸
傳感子六反穫
心之
憂矣自詒伊戚
傳戚憂也
傳云詒遺也我冒亂世而

任自遺此憂悔任之辭

○遺唯季及下同冒莫報反又亡北反

念彼共

人興言出宿

云興起也夜卧起宿於外憂不能宿

於內也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云反覆謂不以正罪

見罪

○覆芳福反註同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

云恒常也嗟

女君子謂其友未仕者也人之居無常安之處謂當

安安而能遷孔子曰鳥則擇木

○處昌慮反

靖其爾位正

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靖謀也正直為正能

正人之曲曰直

云共具式用穀善也有明君謀具

女之爵位其志在於與正直之人為治神明若祐而

聽之其用善人則必用女是使聽天乎命不汲汲求

仕之辭言女位者位無常主賢人則是

○治直吏反祐音又本或

作右又作

疏嗟爾至以女○正義曰大夫既自悔仕

故嗟歎而深戒之嗟乎汝有德未仕之君子人之居

無常安樂之處謂不要以仕宦為安汝但安以待命

勿汲汲求仕當自有明君謀具汝之爵位其志在於

正直之人於是與之為治者此明君能得如是為神

明之所聽聽之其用善人必當用女矣勿以今亂世

而仕也言神之聽之者明君志與正直故為神明聽

祐而用善人用其善則國治是神明祐之○嗟女

至擇木○正義曰以此大夫悔而戒之下言式穀以

汝是知未仕者無常安之處謂隱之與仕所安無常

也安安而能遷者無明君當安此潛運之安居若有

此之安擇君遷也安安而能遷曲禮文也孔子曰鳥則擇木哀十一年左傳文○**傳**靖謀至曲曰直○正義曰靖謀釋詰文也襄七年左傳公族穆子引此詩乃云正直為正正曲為直此傳解正直取彼文也彼杜預註云正直為正正已之心正曲為直正人之曲也取此為說論語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直者能正人之曲也○**傳**是使至則是○正義曰人之窮達在於上天貴賤生死命皆先定故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上天之命定於冥兆非可以智力求非可以進取得易稱君子樂天知命為此也大夫身遭困厄悔於進仕勸友修德以待賢君此詩是令其友聽天之處分任命之窮達不汲汲求仕之辭也又爵位是君所設官非其友之物而此詩謂之爾位故又解言汝位者以位無常主賢人則是也其友賢者有此位分故**嗟爾君子無恒安息****傳**息猶處也靖謂之汝位也

其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傳**介景皆大

也**傳**云好猶與也介助也神明聽之則將助女以大福謂遭是明君道施行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三 十三之一

毛詩註疏卷第十三 十三之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鼓鐘刺幽王也

疏鼓鐘四章章五句至幽王。正義曰毛以刺鼓其淫樂以示諸侯鄭

以為作先王正樂於淮水之上毛鄭雖其意不同俱是失所故刺之經四章毛鄭皆上三章是失禮之事卒章陳正禮責之此刺幽王明矣鄭於中候握河注云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為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為說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傳幽王用樂不與德比

毛詩疏

卷第十三

及古

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為之憂傷

云為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儀象不出門今乃於

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 傷此毗志反為于

偽反下同儀象素何 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云淑善

懷至也古者善人君子其用禮樂各得其宜至信不

可忘 **疏** 鼓鐘至不忘。毛以為言幽王會諸侯於淮

將然其傍淮水之流湯湯然於淮上作樂以示諸侯

而其樂不與德此故賢者為之憂結於心且復悲傷

傷其失所也故相念古人言古之善人君子其用禮

樂得宜者至實信然不忘也至信俱言其實然耳鄭

唯以為正樂為異其文義則同。幽王至憂傷。鄭

正義曰王者象功成以作樂其意與道德和比今幽

三用樂不與德此者正謂鼓其淫樂是也毛直言淫

樂不知以何為淫樂王基曰所謂淫樂者謂鄭衛桑

間濮上之音師延所作新聲之屬王肅云凡作樂而

非所則謂之淫淫過也幽王既用樂不與德此又鼓

之於淮上所謂過也桑間濮上亡國之音非徒過而

已未知二者誰當毛旨也言會諸侯淮上者以淮遠

於京師非王常行之處不應遠適淮上獨自作樂明

其有會聚而作之故知會諸侯也。為之至尤甚

○正義曰儀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定十年左傳孔

子辭也服虔云儀象饗禮儀尊象尊也嘉樂鐘鼓之

樂也引此者以野尚不可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

之樂失禮尤甚大也與彼文倒者以證樂事故先言

樂也傳言淫樂筦易之為先王之樂者以卒章所陳

毛詩疏

卷之三

及古

水之上耳二者之說箋義為長如毓此言不信毛為會諸侯也箋於上下皆不言諸侯或亦以如毓不知何為如此作故不言也鼓鐘喈喈淮水泔泔憂心且悲傳喈喈

猶將將泔泔猶湯湯悲猶傷也泔音皆淑人君子

其德不回傳回邪也嗟反鼓鐘伐磬淮有三洲憂

心且妯傳磬大鼓也三洲淮上地妯動也云妯之

言悼也磬古毛反長丈二尺妯勑雷反徐淑人君

子其德不猶傳猶若也云猶當作瘵瘵病也如字

鄭改作瘵疏鼓鐘至不猶毛以為幽王會諸侯而

有三洲之地由此失所賢者為之憂結於心且為之變動容貌也念古之善人君子其用禮樂當得其宜

其德不肯若今之幽王失所也鄭以為幽王作先王正樂擊鐘伐磬於淮上賢者為憂心且悼傷思古之善人君子其德不於禮法為病者類上不忘不忘故以猶為瘵瘵是病名與上相類角弓云不令兄弟交

相為瘵斯干云兄及弟矣無相猶矣以彼二文知猶瘵相近而誤傳磬大淮上地正義曰磬即臯也

古今字異耳韞人云臯鼓尋有四尺長丈二是大鼓也三洲繫淮言之水中可居曰洲故知淮上之地傳

妯之言悼正義曰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以類上傷悲故為悼也

音傳欽欽言使人樂進也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

縣皆同也傳云同音者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音岳

縣音以雅以南以箏不僭傳為雅為南也舞四夷之

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

夷之樂曰柷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爲籥舞若是爲和而不僭矣云雅萬舞也萬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僭言進退之旅也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爲雅雅正也籥舞文樂也籥以灼反樂器僭七念反沈又子念反又楚林反棘本又作昧音妹又莫戒反禁居蔭故言其正者言善人君子皆鼓擊其鐘則其反聲欽欽然人聞而樂進其善又鼓其瑟與琴又擊其堂下東方之笙磬於是四縣之樂皆得和同其音矣琴瑟堂上也笙磬堂下也是上下之樂得所以爲王者之雅樂以爲四方之南樂又以爲羽舞之籥樂如是音聲舒合節奏得所爲和而不參差此正樂之作也王何爲不如此作之乃鼓其淫樂於淮水之上以示諸侯乎鄭以爲上三章言幽王作正樂於淮水之上失其處故此言其正樂鼓其鐘欽欽然又鼓其瑟

與琴吹匏竹之笙與玉石之磬於是堂上之琴瑟與堂下之磬鐘皆同其聲音不相奪倫又以爲雅樂之萬舞以爲南樂之夷舞以爲羽籥之翟舞此三者皆不僭差又作不失處故可爲美玉今何故於淮水而作之乎欽欽至皆同正義曰此欽欽亦鐘聲也云使人樂進者以陳先王之正樂正聲之美使人樂心於善樂記說樂之和感動人之善心而已是聞樂而進於善也以鐘在前故先言其狀云欽欽明下琴瑟等亦得所以鐘爲首而先言之者以作樂必擊也樂器多矣必以鐘爲首而先言之者以作樂必擊鐘左傳謂之金奏是先擊金以奏諸樂也言笙磬東方樂者以東方物生之位故謂其磬爲笙磬也大射樂人宿縣昨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鑄皆南陳註云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是東方爲笙磬舉磬則鐘鑄可知矣以笙磬之下卽言同音故知四縣皆同也小胥云王宮縣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是也以東爲始舉笙磬則四方可知故也同音至克諧正義曰以上言鐘及琴瑟是琴瑟爲堂上

毛詩疏

卷之三十四

及古

鐘為堂下故為笙與磬俱在堂下以配鐘而同音堂
下既同則堂上亦同故云八音克諧八音克諧尚書
文言其能相諧和也八音者春官大師云以八音金
石土革絲木匏竹註云金鐘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
也絲琴瑟也木祝敔也匏笙也竹管也此經言云鐘
琴笙磬是金石絲匏四者矣舉此明土革竹木亦和
同可知○**禮**為雅至僭矣○正義曰以三者舞名故
與上異其文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故舞在
後也傳言為雅為南者明以為此舞以籥屬下句故
別言之云以為籥舞明其上皆為矣若是和者若如
也謂此三者雖是舞包上琴瑟笙磬節奏齊同如是乃為和
也此三者雖是舞包上琴瑟謂之樂箋周樂尚武故
謂萬舞為雅是以先言雅也南先籥者進之以韻句
以上下類之則知南亦舞也以四夷之樂所取者不
盡取其樂器唯取舞耳故言舞四夷之樂美大王者
德廣能所及故舞之也白虎通云王者制夷狄樂不
制夷狄禮何以為均中國也即為夷禮恐夷人不宜
隨中國禮也四夷之樂雖為舞以使中國之人是夷

樂唯舞也明堂位曰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
紙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是廣所及也
魯下天子因在東南用二方耳旄人云舞四夷之樂
故此傳廣言四方以明之經獨舉南可以兼也孝經
鉤命決云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
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東方之樂助時生也南方助
時養也西方助時殺也北方助時藏也然則言昧者
物生根也南方助時殺也北方助時藏也然則言昧者
藏而禁閉於下故以為名焉以南訓任故或名任此
為南其實一也定本作朱離其義不合於此言南而
得總四夷者以周之德先致南方故秋官立象胥之
職以通譯四夷是言南可以兼四夷也然則舞不立
南師而立昧師者以象胥曲以示法昧四夷之始故
從其常而先立之也若然虞傳云東岳陽伯之樂舞
株離註云株離舞曲名言象物生株離也彼雖中國
之舞四岳所獻非四夷之舞要名與此東西反者以
物生與成皆有離其根株之義故兩有其言也以爲
籥舞謂吹籥而舞也簡兮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以

毛詩

卷之三十五

及古

翟武謂之羽舞也若是為和而不僭差結上三舞之辭○雅萬至文樂○正義曰以于戚而言萬者舉本用兵人眾之大數為舞以象之故言萬舞也萬即武舞故云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為雅以對籥為文樂也言進退之旅者謂此三舞進退皆旅眾齊一鄭意直據三種之舞進退齊一不包上經琴瑟與毛意異必異毛者以不僭謂行列不有參差故特謂為舞也故樂記云古樂之發進旅退旅註云言其齊一是為不僭也

鼓鐘四章章五句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

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傳田萊多荒茨棘

不除也饑饉倉庾不盈也降喪神不與福助也傳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至思古焉○正義曰作楚茨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政教既煩賦斂又重下民供上廢闕營農故使田萊多荒而民皆饑饉天又降喪病之疫民盡皆流散流散而逃亡祭祀又不為神所歆饗不與之福故當時君子思古之明王而作此詩意言古之明王能政簡斂輕田疇墾闢年有豐穰時無災厲下民則安土樂業祭祀則鬼神歆饗以明今不然故刺之田廢生草謂之萊自然多荒而并言之者周禮以田易者為萊若使時無苛政則所廢年滿亦當墾之今乃與不易之田並不藝種故言多荒也既言降喪而又言流亡者明死者為天災所殺在者又棄業而逃也降喪流亡由祭祀不饗所致而後言祭祀不饗者欲明喪亡亦由饑饉以見人神相將也經六章皆陳古之善以反明今之惡故箋每事屬之言田萊多荒茨棘不除則首章上四句是也饑饉倉庾不盈首章次四句是也降喪神不與福助首章下四句盡於卒章言古之享祀神錫爾福反明今之不饗神不

祐助也政煩賦重則於經無所當也而下篇有其
事耳此及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之詩事皆陳古
文指田類故序有詳略以相發明此序反經以言
今信南山序據今以本古甫田直言思古略而不
陳所由大田言矜寡不能自存又略而不言思古
皆文互見大田曰曾孫是若言成王止力役以順
民是政不煩也甫田云歲取十千言稅有常法是
賦不重明幽王政煩賦重也信南山經云信彼南
山維禹甸之酌酌原隰曾孫田之而序云不能脩
成王之業以奉禹功是曾孫爲成王矣而甫田大
田皆言曾孫則所陳古皆爲成王時也此經無會
孫之言而周之盛王致太平者莫過成王則此思
古者思成王也此篇思古明王先成其民而後致
力於神故首章言民除草以種黍稷收之而盈倉
庾王者得爲酒食獻之宗廟總言祭祀之事其享
妥侑皆主人身之所行也二章言助祭者各供其
職爰及執爨有俯仰之容君婦有清淨之德俎豆
肥美獻酬得法以事鬼神鬼神安之報以多福四

章言孝子恭敬無愆尸嘏以福五章祭事既畢告
尸利成卒章言於祭之未與同族燕飲六章共速
祭事而其文皆次唯三章獻酬美語事在祭末當
處根辭工祝致告之下文在先者以獻酬是賓客
之事因說羣臣助祭而言之耳三章傳曰釋而賓
尸及賓客或以爲三章則別陳釋祭之事知不然
者以此篇所陳上下有次首章言酒食二章言牛
羊三章言俎豆燔炙四章言神嗜飲食共論一祭
首尾接連而不得輒有釋祭則之也案三章傳曰
燔取腍骨也禮燔燎報陽乃是朝事之節釋祭事
尸而已無求陽燔燎之事若傳以三章爲釋祭安
得以燔爲腍骨也三章傳又曰豆謂內羞庶羞案
有司徹陳羞豆之下註云此皆朝事之豆遵大夫
無朝事而用之賓尸然則天子有朝事則此豆當
朝事用之矣作者何得捨正祭而不述越言之釋
祭之末禮乎又釋祭主於事尸而事神禮簡三章
言神保報福與二章正同豈禮簡之謂以此知三
章所陳非釋祭矣然則傳言釋而賓尸及賓客者

正以經言孔庶其豆既衆則所用必廣故因分之
以為賓謂釋日敬尸為客謂正祭所薦見用豆處
廣之意其文不主釋也箋易傳
以庶為股自然無釋祭之事矣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藝黍稷傳楚楚茨棘

貌抽除也傳云茨蒺藜也伐除蒺藜與棘自古之人

何乃勤苦為此事乎我將得黍稷焉言古者先王之

政以農為本茨言楚楚棘言抽互辭也○抽勅畱反
徐直留反藝

魚世反蒺音疾
藜音藜一音梨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

維億傳露積曰庾十萬曰億傳云黍與與稷翼翼蕃

庶貌陰陽和風雨時則萬物成萬物成則倉庾充滿

矣倉言盈庾言億亦互辭喻多也十萬曰億○與音
餘註同

積如字又子賜反蕃
音煩庶音無又音武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

以介景福傳妥安坐也侑勸也傳云享獻介助景大

也以黍稷為酒食獻之以祀先祖既又迎尸使處神

坐而食之為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所以助

孝子受大福也○妥湯果反侑音又坐
才臥反為其于偽反疏楚楚至景

為彼明王之時有楚楚然者茨棘也我明王之時民
皆除去其茨棘焉自古昔之人何為乃勤苦為此事
乎言我藝黍與稷也既種而值陰陽和風雨時萬物
蕃盛我所種之黍與與然我所種之稷翼翼然蕃茂
盛大皆得成就及秋收而治之我倉之內既得滿矣
我庾之大維積一億也明王乃以黍稷為酒之與食

以獻祀其先祖也。謂鬱鬯之酒以灌朝踐酌醴饋熟酌盎以獻北至於尸。酌以酢諸臣皆爲用酒也。當饋獻又迎尸於室以拜安之。乃設食以進爲尸。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侑勸之。由祭祀以禮神所歆。享故以得。大之福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鄭唯以介爲助。餘同。○傳楚楚茨棘貌。抽除也。○正義曰。經言楚楚者。茨并言棘者。以茨言楚。楚須抽之。棘言抽。明楚楚故箋云。互辭也。○傳茨蒺藜。至互辭。○正義曰。茨蒺藜。釋草文也。郭璞曰。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二角。刺是也。其古者先王之政。以農爲本。大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洪範入政。一曰食。是也。○傳露積曰庾。○正義曰。甫田言會孫之稼如茨。如梁。此聚稼也。又曰。會孫之庾如坻。如京。是積粟也。下言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欲以萬箱載稼。千倉納庾。是庾未入倉矣。故曰露積言露地積聚之。九章算術平地委粟是也。周語云。野有庾積。韋昭引唐尚書云。十六斗曰庾。昭謂此庾露積穀也。引詩云。會孫之庾如坻。如京。是取此傳爲說也。且言野有則。非倉之類。亦露積之驗。

也。○黍與與至喻多。○正義曰。與與翼翼。黍稷之狀。故言蕃廡貌。釋詁云。廡茂豐也。謂黍稷之苗蕃殖而茂盛也。既言露積爲庾。則庾在於空。非有可滿之期。言互辭者。庾舉億爲多。以至億爲滿也。倉無一億者。假令一億十萬斛。依九章算術。古粟斛方一尺長二尺七寸。是一億之積方一尺而長二十七萬尺也。立方開之。幾六十五尺。雖則高大之倉。未有能容此者。知其不相通也。明在地則一億入倉。則盈倉宜以庾。至於億倉。至於滿。爲相互耳。箋言喻多。明非實然也。若然。豐年曰亦有高廩萬億及秬。廩亦倉之類。而得萬億及秬者。彼論天下之粟。非據一廩所容。故得及億秬也。○傳安安坐也。侑勸也。○正義曰。安安坐也。釋詁文。又云。侑報也。傳以爲勸者。已飲食而後勸之。亦是重報之義。○傳享獻至大福。○正義曰。酒是。大名其鬱鬯。五齊三酒。總名皆爲酒也。月令命大酋爲酒。云秫稻必齊。則爲酒。非直黍也。又天子之祭。其祭當用黍稷稻粱。然則爲酒食者。非獨黍稷而已。以黍稷爲國之主。故舉黍稷以總衆穀。順上我黍稷之

寺疏

卷之三

及古

文上言黍稷乃是天下民田稅以充倉庾耳以為酒
食文承其下則以稅得之粟為酒食矣案祭義君親
耕以供粢盛則當用籍田黍稷而此文勢得用稅物
者親耕示其孝敬之心以勸民耳必祭祀所用皆所
親為信南山云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是用
稅物之明文也言獻之祀先祖者此總辭也終祭皆
是祀事因獻之於神以成祭祀故並言享祀以便句
也言先祖者以經云先祖是皇故據而言也下章云
以往烝嘗則時祭也時祭當自禰以上而言先祖者
據遠可以兼近言既又迎尸使處神坐者解妥侑之
意文承享祀之下而享祀雖總於祭因在其前則為
灌及朝踐矣妥侑當饋食之節故云又迎尸使處神
坐而食於時拜以安之是妥也為其嫌不飽祝以主
人之辭勸之是侑也又者亞前灌獻之辭初尸人祝
延之入廟與而行灌禮至朝踐祭統註云天子諸侯
之祭延尸於戶外郊特牲註云朝事延尸於戶西南
面註又云至薦熟乃更延主於室之與尸來升席自
北方升坐於主北焉既郊特牲曰舉犖角詔妥尸註

云妥安坐也尸始入舉奠犖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
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
以拜安之是又迎尸使處神坐也言嫌者以天子使
公卿為尸尸為天子所尊已有為臣之嫌故言嫌不
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知祝者以今少牢特牲之禮
主人及尸之言皆祝之所傳故也案鳧鷖云公尸來
燕來寧註云尸來燕也其心安不以已實臣之故自
嫌則尸意安而不嫌云嫌者此據正祭彼論繹祭故
尸安也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
也

或將 濟濟蹌蹌言有容也亨飪之也肆陳將齊也
或陳于牙或齊于肉 云有容言威儀敬慎也冬祭
曰烝秋祭曰嘗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剝其皮者
有煑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

○濟子禮反大夫之容也踰七羊辰士之容也亨普庚反註同肆音四飪本又作脰而甚反齊才細反下或齊同解剝上佳買反下邦角反有肆他歷反解肆也奉芳勇反又如字祝祭于祊祀事

孔明傳祊門內也云孔甚也明猶備也絜也孝子

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

客之處祀禮於是甚明○祊補彭反說文作禁示門內祭先祖所彷彿也處昌慮

反**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傳**皇大保安也云皇睭也

先祖以孝子祀禮甚明之故精氣歸睭之其鬼神又

安而享其祭祀○睭于況反下篇同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

無疆云慶賜也疆竟界也音境濟濟至無疆○毛以為古之明

王其助祭之臣大夫士其儀濟濟然踰踰然甚皆敬慎乃鮮絜爾王者所祀之牛羊以往為冬烝秋嘗之祭也於周禮祭祀之聯事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六牲各有司也既絜此牲其理治之亦各有職或解剝之者或亨煮之者或陳其肉於牙之上者或分齊其肉所常用者於是之時祝則博求先祖之神祭於門內之祊既羣臣恪勤各司其職祭祀之事於是甚絜明矣以此知先祖之精靈於是美大之其神安而於是歆饗之既為所饗故令孝孫有慶賜之事報之以大歆饗之福使孝孫得萬年之壽無有疆境也由臣助得禮令王受介福今幽王之時非徒王不敬神臣又廢職故神所不歆降之喪禍故刺焉○鄭唯或肆或將及是皇為異既或亨而煮之上載而出或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有奉持而進之者為事之次又先祖之神以孝子祀事孔明故於是精氣歸睭之餘同濟濟至其肉○正義曰曲禮下曰大夫濟濟十踰踰是有容也祭禮之禮主人自慤而趨其賓客則有容儀故濟濟踰踰也亨謂煮之使熟故云亨餼之也行

韋云肆筵設席肆是設之言故為陳也將齊釋言文
郭璞云謂分齊也地官牛人云凡祭祀共其牛牲之
牙注云牙若今屠家縣肉架則肆謂既殺乃陳之於
牙上也齊其肉者王肅云分齊其肉所當用則是既
陳於牙就牙上而齊之也或肆或將其事俱在或亨
之前以二者事類相將故進或亨於上以配或剝耳
○冬祭至進之者○正義曰據四時則嘗先於烝
經先烝後嘗便文耳不言祠祠者王肅云舉盛言也
然則以此二體備於春夏故特言之耳祭祀各有其
事者解其每事言或由名有所司故也禮運曰腥其
俎熟其殺注云腥謂豚解而腥之熟謂體解而爛之
豚解腥之是解剝其肉也定本集注皆云解剝其皮
體解爛之是煮熟之者禮運又曰然後退而合亨體
其大豕牛羊注云謂分別骨體之貴賤以為眾俎也
是肆其骨體於俎也特牲少牢之禮每云佐食奉俎
肉是奉持而進之定本持作將此說天子之祭羣臣
各有所司於周禮則內饗云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
之事則解剝其肉是內饗也亨人云掌供鼎鑊以給

水火之齊職外內饗之爨亨者則煮熟之者是亨人
也外饗掌外祭祀之割亨供其脯脩刑撫陳其鼎俎
實之牲體則肆其骨體於俎是外饗也大司徒云祀
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亨先王亦如之注云肆進所解
骨體又小子職云掌祭祀羞羊肆羊羶肉豆則奉持
進之是司徒小子之類也然羣臣助祭各有所掌故
稱奔走是在廟奉持進之非獨此二職而已易傳者以
祭雖有牙不施於既亨之後非文次也孫毓云此章
祭時之事始於絜牛羊成於神保享各以次第也既
解剝則當亨煮之於鑊既煮熟當陳其骨體於俎然
後奉持而進之為尸羞不待既亨熟乃分齊所當用
也箋義為長○禮記門內○正義曰釋宮云閉謂之
門李巡曰閉廟門名孫炎曰詩云祝祭于祊祊謂廟
門也彼直言門知門內者以正祭之禮不宜出廟門
也而郊特牲云直祭祝於主注云直正也謂薦熟時
也祭以熟為正又曰索祭祝于祊注云廟門外曰祊
又注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於此不同者以祊
祊對正祭是明日之名又彼記文稱祊之於東方為

毛詩疏

卷之三十三

禮記

失明在西方與釋俱在門外故禮器曰為祊於外祭
 統日而出於祊對設祭於堂為正是以明日之釋故
 皆在門外與此不同以廟門謂之祊知內外皆有祊
 稱也。○明猶至甚明。○正義曰以此祀事孔明之
 言總濟濟踰踰以下故言明猶備也潔也博求其神
 是備也絜爾牛羊是絜也所以於此而祝祭于祊者
 以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
 傍待賓客之處也每處求之是祀禮於是甚明也明
 此祊廟門之名其內得有待賓客之處者聘禮公食
 大夫皆行事於廟其待之迎於大門之內則天子之
 禮焉其迎諸侯之臣或於廟門內也釋祭之祊在廟
 門外之西此正祭之祊或在廟門內之西天子迎賓
 在門東此祭當在門西大率繫之門內為待賓客之
 處耳。○皇唯至祭祀。○正義曰信南山箋云皇之
 言唯也泮水箋云皇當作唯猶往也不同者注意趨
 在義通不為例也先祖與神一也本其生存謂之祖
 言其精氣謂之神作者因是皇是享異事變其文耳
 箋易傳以皇為唯者以論祭事宜為歸唯孫毓云考

經稱宗廟致敬鬼神著矣禮曰聖人為能享帝孝子
 為能享親故此章云神保是享下章稱神保是於貲
 取之往安來為義箋說為長執爨踏踏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傳爨

饗爨廩爨也踏踏言爨竈有容也燔取腍膋炙炙肉
 也傳云燔燔肉也炙肝炙也皆從獻之俎也其為之

於爨必取肉也肝也肥碩美者傳○爨七亂反註唯言
 爨竈一字七端反餘

並同踏七夕反又七略反燔音煩廩力傳君婦莫莫為

甚反腍音律膋音寮脂膏肝炙之赦反傳豆孔庶為賓為客傳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豆謂內

羞庶羞也繹而賓尸及賓客傳云君婦為后也凡適

妻稱君婦事舅姑之稱也庶胙也祭祀之禮后夫人

主共籩豆必取肉物肥腍美者也。○莫音麥內羞如字內羞房中之羞

或作肉羞非也適音的稱尺證反腍字又獻醕交錯作侈昌紙反何沈都可反其亦作供音恭

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傳東西為交邪行為錯度法度

也獲得時也。傳云始主人酌賓為獻賓既酌主人主

人又自飲酌賓曰醕至旅而爵交錯以徧卒盡也古

者於旅也語。○醕市由反又作酬度如字沈徒洛反邪似嗟反徧音遍下同神保是

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傳格來酢報也。傳執爨至故

為當古明王祭祀之時其當執爨竈之人皆踏踏然敬慎於事而有容儀矣其為俎之牲體其博大言肥膺而得禮也或燔燒腍脊以報陽者或炆炙其肉以薦獻者君婦之后又復莫莫然清淨而敬慎以至其

為薦豆甚衆多非直以之薦神又為繹而賓敬其尸

及令為賓客所用是其衆多也既有此豆以薦賓客

故令賓客於祭日飲酒行獻酬之禮旅而交錯以至

於徧也其賓客禮儀盡依法度其為笑語盡得其時

是得萬國之歡心恭敬事其先王故神安而於是來

歸之報以大大之福以萬年之壽所用報孝子也今

王君臣不能然故舉以刺也。○鄭以為俎孔碩謂為

從獻之俎必取肉及肝甚肥大而美者或加火燔燒

之謂燔肉也或炆火貫炙之謂炙肝也以從於獻酒

之用也為豆孔庶謂於先為豆實之時必取肉物肥

腍美者既以朝獻為賓客以為薦故賓客用而獻酬

餘同。傳爨養至炙肉。○正義曰以祭祀之禮養爨

以煮肉廩爨以炊米此言臣各有司故兼二爨也少

毛詩

卷十三之三

汲古閣

人擬醜駝七與敦于廩爨廩爨在雍爨之北故知有

二焉踏踏爨竈有容者謂執爨之有容儀也燔取腍

膺王肅云取腍膺燔燎報陽也按祭義曰君牽牲既

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執鸞刀以割之取腍膺註云

臠也禮器曰君親制祭註云親制祭謂朝事進而臠
時也如此則當朝事之時取牲臠臠於爐炭是臠
臠肉則是以臠為臠故以臠為臠肉焉傳以臠為
臠肉至美者○正義曰鄭以上或肆為臠其骨體於
臠則此非尸賓常俎故為從獻之俎既以為從獻之
俎明臠是從獻之物故為臠肉臠肝也言從獻者
既獻酒即以此臠肉從之而置之在俎也於此言之
者以其為之於臠故就臠文言之以其俎之常者隨
體所值此特言孔碩故云必取肉也肝也肥而碩美
者也知臠肉炙肝者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
婦獻尸兄弟以臠從彼臠與此臠同則彼肝與此炙
同故云炙肝炙也炙既用肝明臠用肉矣故行葦箋
亦云臠用肉炙用肝也特牲先言肝此後言炙者便
文耳夏官量人云凡祭祀制其從獻脯臠之數量是
從獻之文也然臠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
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臠也生民傳曰

傳火曰臠葉傳曰加火曰臠對遙炙者為近火故
云傳火加之臠其實亦炙非炮燒之也故量人註云
臠從於獻酒之肉特牲云臠炙肉是臠亦炙也且臠
亦炙為臠而貫之以炙于火如今炙肉矣故量人制
其數量註云數多少長短若非臠而炙之何有多少
長短之數量乎故知臠亦臠而貫炙之易傳者以臠
燎報陽祭初之事君親為之此文承為俎之下言執
爨有容則序助祭之人非君親之也且臠臠燎之於
爐此臠為之於臠禮有臠肉炙肝從獻所用以此
知非報陽燎薦之事故易之也此為豆孔庶若正祭
則先薦豆然後獻釋祭則先獻後薦知者少牢正祭
云主婦薦非苴醢醢主人乃獻尸案有司徹大夫賓
尸禮云主人獻尸乃始云主婦薦非苴是以鄭註祭
義云君獻尸夫人薦豆謂釋日也○莫莫至賓容
○正義曰毛以孔庶為苴故云莫莫清靜而敬至
由后能清靜恭敬又至篤故能為豆甚多若簡躁不
恭則不能也此豆實則苴醢醢也周禮醢人註云凡醢
者必先膊乾其肉乃莖之雜以梁麴及鹽漬以美酒

毛詩

卷之三

及古

塗置餅中百日則成矣然則爲豆先祭而豫作此本
而言之非當祭時也豆內羞庶羞者以言孔庶則非
一故爲兼二羞也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
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
皆左之註云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其適則糗
餌粉資其豆則醢食糝食庶羞羊臠豕臠皆有哉醢
房中之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是
有二羞之事也彼大夫賓尸尚有二羞明天子之正
祭有二羞矣天子庶羞百有二十品明內羞亦多矣
毛又以豆言甚衆爲過常之辭而云爲賓爲客則所
爲有二事也然則非但正祭所申至釋又用之故云
釋而賓尸及賓客也言於釋祭可以此賓敬於尸而
薦之解爲賓也又今正祭賓用之爲薦是爲客也釋
雖在後而尸尊於賓客故先言爲賓也○君婦至
膠美○正義曰凡適妻稱君婦故妾稱之爲女君也
婦有舅姑之稱公羊穀梁傳文也庶羞也釋言文舍
人曰庶衆也夥多也孫炎曰庶豐多也云膠然則豐
膠亦肥多之義爾雅既有此釋且以爲俎孔頌類之

宜爲肉甚肥膠故易傳也天官九嬪職曰贊后薦徹
豆遵是后夫人主供遵豆此論天子之事言后足矣
兼云夫人者以諸侯夫人於其國與王后同故連言
之由后主供遵豆故爲豆實必命有司令取肉物肥
膠美者言物者遵豆有非肉者也若棗栗及菹與糗
粉之屬不用肉故言肉物也后夫人所主遵豆唯有
朝事饋食之遵豆后薦之耳於周禮加遵則內宗薦
之內羞庶羞則主婦薦之而此言君婦爲豆爲賓爲
客者以后夫人總主之故也○始主人至旅也語
○正義曰此特牲少牢咸有其事獻酬據其初故依
彼節而言也交錯言其未故云至於旅而爵交錯以
徧也古者於旅也語鄉射記文引之者證笑語得時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
傳熯敬也

善其事曰工賚子也
云我我孝孫也式法莫無愆

過徂往也孝孫甚敬矣於禮法無過者祝以此故致

神意造主人使受嘏既而以嘏之物往予主人○煖而善

反又呼但反賚如字 菘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

如幾如式傳幾期式法也云卜予也菘菘芬芬有

馨香矣女之以孝敬享祀也神乃歆嗜女之飲食今

予女之百福其來如有期矣多少如有法矣此皆嘏

辭之意○菘蒲幾反一音蒲必反下篇同芬孚云反嗜而志反徐云又巨之反下章同幾音機予

羊汝反下同歆喜 既齊既稷既匡既勅永錫爾極時

今反女音汝下同 **萬時億**傳稷疾勅固也云齊減取也稷之言即也

永長極中也嘏之禮祝徧取黍稷牢肉魚孺于醢以

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祝則

釋嘏辭以勅之又曰長賜女以中和之福是萬是億

言多無數○齊王申毛如字整齊也鄭音資一音才細反謂分之齊也筐本亦作匡丘方反孺

而專反又音蒨又而純 我孔至時億○毛以為上

反何耳誰反醢音海 三章既言孝子助祭之人

皆得其禮為神饗報故此承而結之言我孝子甚能

恭敬矣其於祭祀之法與禮儀無過差者孝子既能

如此工善之祝以此之故於是致神之意以告主人

命之受嘏既而因以所嘏之物往與主人孝孫也神

本所以與孝孫嘏福者能菘菘芬芬有馨香乃汝以

孝敬享祀故鬼神忻說乃歆嗜汝之飲食今所以與

汝百種之福其來早晚如有期節矣其福多少如有

法度矣我孝子既能整齊矣既能極疾矣既能誠正

福之事也今王不能然故以刺之鄭唯既齊既稷既
匡既勅二句為異以徂賚孝孫言以嘏之物律予主
人也次四句乃本所以嘏之意既齊以下陳為嘏之
禮祭有黍稷半肉魚祝就中齊減取其物以擣于醢
以受尸矣孝子既就尸而受之矣既得乃使宰夫受
之以筐矣既得尸令祝釋嘏辭以勅之永錫爾極卽
嘏辭之略也○禮燠敬至賚予○正義曰燠敬釋詁
文以工者巧於所能論語曰工欲善其事故云善其
事曰工賚予也釋詁文○禮我我孝至主人○正義
曰以上章說臣事既然此總結之故知我我孝孫也
特牲少牢薦獻禮終尸皆命祝以嘏於主人故知工
祝致告是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嘏也告之下卽云徂
賚孝孫故知以嘏之物往與主人其嘏之物卽下箋
云黍稷半肉是也此及下章再言工祝致告箋以此
章祝以神意告主人使受嘏下章祝以主人之意告
尸以利成知者此致告之下卽云徂賚孝孫以物予
主人明是告之使受嘏也下章乃云工祝致告訖卽
云皇尸載起明致孝子之意以告尸也又特牲少牢

皆受嘏在前告利成在後以此知之三者皆祝傳其
辭故並稱工祝致告○禮苾苾芬芬有馨香矣汝以孝敬
其馨香宜重言故云苾苾芬芬有馨香矣汝以孝敬
祭祀曰孝子能盡其誠信致其孝敬故馨香也山飲
食馨香故神歆嗜之而予之百福其來如有期矣言
須而卽來不遲晚也多少如是法矣謂來必豐足不
乏少也嘏辭予主人以福此說得福之事故云皆嘏
辭之意言嘏辭之意耳此非嘏辭○禮稷疾也勅固
○正義曰王肅云執事已整齊已極疾已誠正已固
慎也傳意或然○禮齊減取至勅之○正義曰齊與
資古今字異資訓取齊為減取非訓齊為減取也以
上言嘏之意此言嘏之事參之以特牲少牢而事有
似故說為嘏之禮也其不同者天子與大夫尊卑既
殊故禮數有異耳少牢禮曰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
上佐食兼受搏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率命祝祝受
以東北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曰既稱嘏辭主人坐
奠爵與受黍坐振祭嘒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
指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醬黍主人嘗之納諸內

是大夫受嘏之禮也特牲禮曰佐食搏黍授祝祝授
尸尸受以蕘豆執以親嘏主人主人左執角再拜稽
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答
拜主人出寫齋于房祝以籩受是士受嘏之禮二禮
皆取黍而已特牲注云獨用黍者食之主也又云變
黍直言齋者因事託戒欲其重稼齋此言徧取黍稷
牢肉魚者以齊者是減取諸物故知徧減取也知祝
取之者嘏禮祝所主又特牲言佐食搏黍授祝祝授
尸準此故為祝也知孺于醢者以醢亦宜在徧取之
中而少牢禮云尸取韭菹辨孺于三豆有孺醢之事
此既徧取以嘏天子天子當嘗之故知孺于醢以授
尸也既以授尸故孝子前就凡受之特牲尸親嘏少
牢命祝嘏此言既即是孝子自就取則亦尸親嘏不
嫌與士同也言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籩者以少牢幸
夫受之故知此亦宰夫特牲少牢皆受以籩此經云
既籩故知受之以籩也以少牢主人受之出以授宰
夫此初即宰夫受之不至於出故言天子使宰夫以
為別異之文也定本註天子宰又受之無使夫兩字

祝則釋嘏辭以勅之少牢嘏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
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
于田眉壽百年勿替引之是亦大夫之嘏辭也天子
嘏辭無以言之此永錫爾極時萬時億是其辭之略
以少牢嘏辭準之知天子嘏辭必多於是彼先設嘏
辭乃嘏以黍此先以嘏弓之乃釋辭者亦天子之禮
大節文之數與大夫異也易傳者以徂賚孝孫是嘏
之事也永錫爾極是嘏之辭也則此章唯說受嘏之
禮耳不得有執事於其間若不指執事則極禮儀既
疾固慎文無所至故易之以為受嘏之禮禮儀既

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致告告利成也

云鐘鼓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孝孫往位

堂下西面位也祝於是致孝孫之意告尸以利成

禮畢禮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

或作祀禮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

皇大也 **也** 云具皆也皇君也載之言則也尸節神者

也神醉而尸謾送尸而神歸尸出入奏肆夏尸稱君

尊之也神安歸者歸於天也 謾所六反起也夏尸雅反 諸宰君

婦廢徹不遲 **也** 云廢去也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

饌君婦籩豆而已不遲以疾為敬也 廢方吠反徹直列反夫起也

反下 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也** 燕而盡其私恩 **也** 云祭

祀畢歸賓客豆俎同姓則禹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

骨肉也 **也** 禮儀至燕私 正義曰此受服之後言祭

之音聲既告戒矣謂擊鐘鼓以告戒廟中之人言祭畢也主人孝孫於此之時則往於堂下西面之位王

善之祝別從西堂下致孝孫之意告尸言利養之成

也於時神皆醉飽矣故皇尸則起而出也尸以節神

尸畢而神醉故神醉而尸起也乃鳴鐘鼓以送尸謂

君婦肅敬於事其徹去俎豆皆不遲矣於是之時賓

客歸之俎其諸父兄弟留之使皆備其戎當與之燕

而盡其私恩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 **也** 鐘鼓

至利成 正義曰以禮儀既畢而擊鐘鼓以戒知戒

諸在廟中者告以祭禮畢也祭禮畢即禮儀既備是

也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知者以言往而自此適彼

之辭而特牲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西面是尊

少牢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西階上西面是尊

者出稍遠也此云位明遠於大夫故知至堂下也

特牲少牢皆西面故知天子之位亦西面也既言位

祝入尸謾主人降此二者皆祝告主人以利成是致
 尸意也此言致孝子之意告尸者以孝子之事尸有
 尊親及賓客之義命當由尊者出讓當從賓客來禮
 畢義由於尸非主人所當先發故知彼二禮皆言祝
 告主人以利成也則天子彌尊備儀盡飾蓋有節文
 準彼二禮祝告主人則此以祝先致尸意告主人乃
 更致主人之意以告尸故云告尸以利成也此云皇
 尸載起卽彼尸謾也但此舉主人之報告則得尸告
 而可知矣必知然者以彼大夫與士尊卑而俱告主
 人明亦有告主人矣其告主人則同主人報告則有
 差彼士禮告主人利成尸卽謾大夫則視人乃尸謾
 明天子則祝入又報以利成然後尸乃起準彼為差
 故知然也言利成者少半註云利猶養也成畢也孝
 子之養禮畢○皇大也正義曰箋依釋詁以皇
 為君稱君尊之少半亦云皇尸命工祝傳皇為大言
 尊大之尸亦君義○其皆至於天正義曰言皆
 醉者所祭羣廟非止一神故也又解神尸相將之意
 故云尸節神者也郊特牲云尸神象也此尸所陳言

神醉而尸謾送尸而神歸是尸與神為節度也神無
 形故尸象焉特牲少牢註皆依釋言云謾起也又解
 以鼓鐘送尸由尸出入奏肆夏故也尸出入奏肆夏
 春官大司樂職文也祭義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此
 鼓鐘送尸者以哀其享不可知自孝子之心耳其
 送尸猶自作樂也神者魂魄之氣郊特牲云魂氣歸
 於天故言神安歸於天也○尸出至為敬○正義
 曰按特牲少牢禮尸出之後乃饗乃陽厭尋亦徹之
 故此繫于尸起也知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
 者以周禮九嬪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知君婦籩
 豆而已餘饌諸宰徹之也周禮宰夫無徹饌之文庶
 夫云凡祭祭賓客則徹王之胾俎註云膳夫親徹
 胾俎胾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然則徹饌者膳
 夫也言諸宰者以膳夫是宰之屬官宰膳皆食官之
 名故繫之宰言諸者序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
 下士八人故言諸也祭未嫌其惰慢故言以疾為敬
 者取賤骨論語曰祭於公不宿肉特牲少牢皆曰祝

執其俎以出是祭祀畢賓客歸之俎也其同姓則皆留之與燕而盡其私恩也特牲云祝命徹胙俎豆籩設于東序下註云胙俎主人之俎設于東序下亦將私燕也是祭末而燕私之事歸之俎所以尊賓客留之燕所以親骨肉也大宗伯云以脰膾之禮親兄弟之國註云脰膾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春秋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脰同姓得肉者彼謂不助祭者不得與燕故歸之也

樂具 入奏以綏後祿爾殺既將莫怨具慶

後受福祿也將行也

以安後日之福祿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女之殺羞

已行同姓之臣無有怨者而皆慶君是其歡也

反 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

云小

大猶長幼也同姓之臣燕已醉飽皆再拜稽首曰神乃歆嗜君之飲食使君壽且考此其慶辭

○長張 孔

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也 云惠順也甚順於禮甚得其時維君德能盡之

願子孫勿廢而長行之

○替天 樂具至引之○正

言燕私故此即陳燕私之事以祭時在廟燕當在寢

故言祭時之樂皆復來入於寢而奏之以安其從今

以後之福祿言骨肉歡樂然後君之福祿安也其燕

之時非直以鼓鐘樂之又爾之殺羞既行之長幼皆

徧故同姓之臣莫有嗟怨而皆慶君是其骨肉歡矣

於是之時既醉於酒矣既飽於食矣其同姓小大長

幼皆再拜稽首而共慶君曰由君明德馨香神乃嗜

君飲食使君得壽考之福也祭甚順於禮甚得其時

唯君德其能盡此順時之美願君之子孫世世勿廢而長行之欲使長行此禮常得福祿此即所謂具慶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燕而至其歡○正義曰按前文而言入奏故知祭之樂復皆入也燕祭不得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異樂器則同故皆入也後日從今以後之日也宗族不親則公室傾危故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同姓無怨而皆慶是其歡矣神嗜飲食以下是慶辭也○替廢引長○正義曰替廢釋言文引長釋詁文釋訓云子孫引無極也舍人曰子孫長行美道引無極也郭璞曰世世昌盛長無窮是勿廢長行之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

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至思古焉○正義曰作信南山

詩者刺幽王也刺其不能脩成王之事業疆界分理天下之田畝使之勤稼以奉行大禹之功故其時君子思古成王焉所以刺之經六章皆陳古而反以刺今言成王能疆理天下以奉禹功而幽王不能脩之經先云禹功乃言曾孫見成王能遠奉禹功今幽王不能述脩成王之業非責幽王令奉禹功也故箋云言成王乃遠脩禹之功今王反不脩其業乎是思古之內直思成王耳而成王又有所奉故經言禹焉首章言我疆我理是疆理天下也維禹甸之是禹功也以下言雲雨生穀乃稅以祭祀鬼神降福皆由疆理使然故序者略之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昉昉原隰曾孫田之傳甸治也昉

昉墾辟貌曾孫成王也傳云信乎彼南山之野禹治

而丘甸之今原隰墾辟則又成王之所佃言成王乃

遠脩禹之功今王反不脩其業乎六十四井為甸甸

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

法○甸毛田見反鄭繩證反响音勺又音响蘇遵反

田乘繩又音甸墾辟上苦狠反下婢亦反佃音田本亦作

其畝傳或南或東疏疆畫經界也理分地理也南東

殖者維本禹所治之又此地今响野得成平田可種

原隰者由曾孫成王所田之又正我天下經界之疆

又分我天下土宜之理而隨事之便使南東其畝成

焉○鄭唯甸之為丘甸之為異餘同傳甸治至成

王○正義曰此及韓奕之傳皆言甸治則訓甸為治

不為丘甸之異於鄭也墾辟貌者謂墾耕其地辟除

草萊以成美田也釋訓云响响田也註引此响响厚

濕與勺音同也知曾孫是成王者序言成王奉禹之

功此言曾孫田禹之地故知曾孫與序成王一人也

成王而謂之曾孫者以古者祖有德而宗有功因為

之號文武為受命伐紂定天下之基以為宗祖祭法

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也成王繼文武之後為太平

之主特異其號故詩經通稱成王為曾孫也不繼於

文王不直言孫者蓋周雖文王受命而大王亦有王

迹所起見其王業之遠故繼而稱曾孫不言玄孫者

玄孫對高祖為定名世數更多則不得稱玄孫矣曾

者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故維天之命

箋云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是為遠辭明

周德之隆久故繼大王而不稱玄也毛以此及維天

之命言曾孫篤人亦為成王鄭以禮非一人所行唯

彼不從之耳○信乎至賦法正義曰言信乎者

文通於下言禹治南山成王田之皆信然矣上云南

山下云原隰皆南山之傍見禹之所甸成王所脩為

一處互其文以相曉也箋云彼南山之野禹治而丘

遠脩禹之功今王反不脩其業乎言脩禹功而文相
 因明南山原隰三者為一處成王之脩禹功實天下
 盡然而獨言南山者作者指一處以表之其意通及
 天下也故序言疆理天下下註言上天同雲是非獨
 南山之傍脩禹功也獨舉原隰以為言者鄭駁異義
 引此詩以盡三章此詩之意以原隰主生百穀原隰
 之功於人尤大故獨言也甸之為字既訓為治音又
 為乘以治其地使平成田則訓為治以方十里出車
 車一乘故又音為乘也韓奕箋云禹甸之者決除其
 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是亦以治為義也地官
 小司徒云四丘為甸註云甸之言乘也讀如中甸之
 甸稍人云掌命丘乘之政令註云丘乘四丘為甸
 讀與維禹敷之之敷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郊特牲
 云丘乘其糝盛註云甸或謂之乘以其於車賦出長
 轂一乘是以乘為義也知六十四井為甸者小司徒
 云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如數計之丘十六
 井甸六十四井也知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為井
 計之則邑方一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也又解方八

里名為甸之意以其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
 一乘以為賦法故謂之甸甸乘也十里為成冬官匠
 人文也知甸居一成之中者以匠人既云十里為成
 即云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湓是當甸在其中傍
 一里以治湓故彼註云方十里為成成中容一甸甸
 方八里出田稅綠邊一里治湓是也論語註引司馬
 法云片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是據成方
 十里出車一乘也成元年左傳服註引司馬法云四
 邑為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為
 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是據甸方
 八里出車一乘也二者事得相通故各據一焉若然
 成出兵車一乘為七十五人耳而哀元年左傳說夏
 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十里有五百人者計成方
 十里其地有九百夫之田也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
 易通率二而當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中上地差多
 則得容五百人也其出兵夫則衆不盡行故一車十
 卒唯七十五人傳說少康言有衆一旅盡舉大眾故

與出賦異也箋以此維禹甸之為丘甸孫毓云禹平
治水土以除洪水之災當此之時未及丘甸其田也
且井邑丘甸出於周法虞夏之制未有聞焉今以周
之法為虞夏之說又謂禹治水比丘甸之非其義
也然則鄭為禹亦丘甸之者禮運說大道既隱而曰
以立田里是則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論
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洫同也臯陶謨
吹澮距川與匠人同間有澮專達於川同也是則斤
甸之法禹之所為左傳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
衆一旅於是則十里為成非周之賦法也禹之治水
既平乃任土作貢有何不暇而云未及丘甸之也故
鄭以為禹治而丘甸之傳疆畫至地理○正義曰
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者地畔之名也疆謂正
岐註云經亦界也然則經界者地畔之名也疆謂正
其封疆故云畫經界襄四年左傳曰茫茫禹跡畫為
九州九州尚畫其界是田之經界須畫之也分地理
者分別地所宜之理若孝經註云高田宜黍稷下田
宜稻麥是也傳或南或東○正義曰成二年左傳

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
東其畝是於土之宜須縱須橫故或南或東也

天同雲雨雪雰雰傳雰雰雪貌豐年之冬必有積雪

○雨于傳反崔如字雰芳云反**益之以霖霖既優既渥**傳小雨曰霖

霖云成王之時陰陽和風雨時冬有積雪春而益

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霖土革反霖音木優說文作溲音憂溼鳥學反**既**

霑既足生我百穀傳時在天至百穀○正義曰言成王

雨下此雪雰雰然多而積也至於春日又益之以小
雨而霑霖然以接冬澤既已優洽既已饒渥既已沾
潤既已豐足是以故得生我之衆穀也今主不能然
故舉以刺之言上天同雲明澤之徧也以雲在於天
上雨從上下故云上天非有義例○豐年至積雪
○正義曰謂明年將豐今冬積雪為宿澤也然則積

毛詩疏 卷之三 五十六

雪是年之前冬而言豐年之冬必有積雪者以此章言穀之生下章言其成熟舉一年之生成以為首尾之次非復言歲初歲末限於同年傳達經意故言豐年冬耳○**傳**小雨霖霖○正義曰釋天文也李巡曰水雪俱下案彼文上有暴雨下云久雨於間無雪事而李巡云俱下妄矣此傳有云小雪者誤今定本云

疆場翼翼黍稷彳彳**傳**場畔也翼翼讓畔也彳彳或或

茂盛貌○場音亦下同**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

賓壽考萬年**傳**云斂稅曰穡畀予也成王以黍稷之

稅為酒食至祭祀齊戒則以賜尸與賓尊尸與賓所

以敬神也敬神則得壽考萬年○畀必寐反註

至萬年○正義曰上既言百穀以生成故此云稅取

供祭也言所生百穀之處其農人理之使疆場之上

翼翼然閑整讓畔今黍稷之苗或或然茂盛而成長至秋收刈則曾孫成王之所稅斂而以為酒之與食也既為酒食於祭前齊戒之時乃賜我尸之與賓以尊養之尸實未至祭時而豫賜之酒食為敬神故也神既為王所敬故令王得壽考萬年之福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傳**場畔至盛貌○正義曰以田之疆畔至此而易主名之為場翼翼是開暇之名故舉讓畔之敬以明其田事之理也上言生我百穀此獨言黍稷者黍稷為穀之長故特言之也○**傳**斂至萬年○正義曰上言黍稷或或天下民田也曾孫之穡文承其下故知稅斂曰穡也賓之與尸祭時所有穡云畀我尸實何知不指謂祭時予之而箋以為齋戒則以賜尸賓者以此詩陳事而有次片五章卒章始言祭時之事清酒騂牲享于祖考則此未祭而言畀我尸賓明祭前矣又不言享祀而云畀我是賜下之辭故為祭祀齊戒以賜尸賓也祭義云祭前十日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周禮所諧前期十日是也於齊之時官當與之酒食而箋云賜者以其未祭則尸猶

臣道故言賜也經言敬事尸賓而令神降福者以其
尊尸與賓即所敬神也由能敬神則壽考萬年也神
與壽考祭時假辭與卒章萬壽無疆明其同時也以
宿敬於神以及尸賓於後得福故此致其意而逆言
之耳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菹剝瓜為菹也

云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於畔上種

瓜瓜成又入其稅天子剝削淹漬以為菹貴四時之

異物○廬力居反剝邦角反菹側居反便毗駮獻之

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祐云皇君祐福也獻瓜菹

於先祖者順孝子之心也孝子則獲福音戶

異物○正義曰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而說田須有廬舍故言中田謂農人於田中作廬以

便其田事於田中種穀於畔上種瓜亦所以便地也
於畔上種瓜廣謂天下民田瓜成又入其稅民以瓜
新熟獻於天子天子得之乃剝削淹漬以為菹欲以
供祭祀貴四時之異物故也徧檢書傳未見天子稅
民瓜以供祭祀者故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
果菹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其其果菹瓜
瓠之屬郊特牲曰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是則天
子之瓜自令有司供之不稅於民此言瓜成入其稅
於天子者周禮言其正法瓜不稅民此述成王之時
民盡力於農業故畔上種瓜獻諸天子天子得為菹
以祭欲見天子孝於親而下民愛其主反以刺今幽
王也箋以對前曾孫之穡為正稅故云又入其稅耳
非謂正法所當稅也○獻瓜至獲福正義曰周
禮場人祭祀供其果菹是祭必有瓜菹矣醢人豆實
無瓜菹者主說正豆之實故文不具耳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

周尚赤也云清謂玄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

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享于祖考納亨時

○駢息營反字林許營反享許兩反徐許亮反註及下同鬱雍勿反齊才細反享音庚反執其鸞

刀以啟其毛取其血管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

也云毛以告純也管脂膏也血以告殺管以升臭

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管音聊中丁

至血管○正義曰此章陳正祭之事古者成王為祭

之時祭神以清與酒清謂玄酒也酒謂鬱鬯與五齊

三酒也先以鬱鬯裸而降神乃隨從於後以駢牲之

牲迎而入于廟門以獻于祖考之神既納以告神乃

令卿大夫執持其鸞鈴之刀以此刀開其牲之皮毛

取牲血與脂膏之腓骨而退毛以告純血以告殺管

以升臭合馨香以薦神各有其人皆肅其事今王不

能然故刺之○周尚赤也○正義曰地官牧人云

陽祀用駢牲毛之註以陽祀為宗廟以由陽祀故用

駢此云尚赤者牧人以周尚赤故郊廟用駢為陽以

相對其實由所尚故曰白牲駢剛牲三代祭其廟各

用其所尚之毛色也○清謂至亨時○正義曰禮

運說祭之禮云玄酒在室是祭祀有玄酒也春官鬱

人掌裸器凡祭祀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彝

尊彝四時之祭皆裸用彝是祀裸用鬱鬯也天官酒

正云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

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

三曰清酒酒人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供奉之是祭

祀有五齊三酒也酒正鄭注云泛者成而滓浮泛泛

然如今宜成醪矣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

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慈白色如今鬱白矣緹

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

酒矣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也又云事酒酌

毛詩流

卷之三 三十九

及古司

用酒事則文當總攝諸酒故箋分而屬之清謂玄酒也酒謂鬱與五齊三酒也玄酒水也故以當清五齊也則鬱非酒矣亦以為酒者祭之用鬱糞之以和鬯郊持牲所謂臭鬱合鬯是也鬯人注鬯釀秬為酒芬香條暢於上下者也然則裸之有鬱和秬鬯而用之故鬱亦為酒也此言清酒箋既辨之早麓云清酒既載駢牲既備箋直言祭祀先為清酒其次擇牲不復曲辨清酒之名者此下有鬯刀謂殺牲祭時則駢牲在其上據迎牲時清酒又在其上明據灌時今經直云清酒恐不兼鬱鬯故箋備解之彼早麓說未是祭時故注與此不同烈祖云既載清醑箋云既載清酒於尊中酌以裸獻以周禮言之裸獻所用則鬱鬯與醴齊也清醑之言亦總諸酒與此同也按三酒之名三日清酒何知清酒非三酒之清酒者以言祭以清酒則以清酒祭神也三酒卑於五齊非裸獻所用故司尊彝凡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盞齊說酌凡酒脩酌鄭注差次之云凡祭酒三酒也四者裸

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盞齊諸臣自酌用凡酒然則三酒乃是諸臣之所酌不用之以獻神故知詩之清酒非三酒之清酒也司尊彝又註云唯大事于太廟備五齊三酒此不必大事言五齊三酒者以獻饋必醴盞在五齊之中諸臣所酢必當用酒故因言五齊耳不必此祭備三五也箋又以經先言祭以清酒乃云從以駢牲言從是相亞之辭郊特牲曰既灌然後迎牲是先用酒後用牲故云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郊持又曰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是以鬱降神也又曰享于祖考謂納亨時者大宰云及納亨贊王牲事註云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然則納亨者謂牽牲入廟將殺授亨人故謂之納亨也亨于祖考知是納亨時者祭義云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三鬯刀以割之此下文乃言執其鬯刀故知是納亨時也納亨而謂之獻於祖考者地官充人云碩牲則贊註云贊助也助君牽牲入告肥是獻之也○鬯鬯刀至中節○正義曰鬯即鈴也謂刀環有鈴其聲中節故郊

特性曰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
斷是中節也祭義曰卿大夫鸞刀以割之取腓骨則
此亦卿大夫也○**毛**以至馨香○正義曰經言以
啟其毛取其血骨據文言之直開毛取血不似取毛
箋言毛以告純者以祭禮用毛不言啟皮而云啟毛
明是取毛用之郊特牲曰毛血告幽全之物貴純之
道也楚語觀射父云毛以示物韋昭曰物色是毛以
告純骨者腸間脂也脂釋者曰膏故云膏脂膏也血
以告殺亦楚語文也若不殺則無血故以血告殺也
韋昭曰明不因故是也骨以升臭謂燒其脂膏升其
臭氣使神聞之又申明升臭之事以此脂膏合之黍
稷置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其馨香之氣是升臭也知
者郊特牲曰取腓骨燔燎升首報陽也又曰蕭合黍
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焚蕭合馨香註云蕭
香蒿染以脂合黍稷燒之是合馨香之事也**是烝是**
定本及集註皆以此註為毛傳無箋云兩字

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

傳 烝進也

箋 云既有牲物而

進獻之苾苾芬芬然香祀禮於是則甚明也**先祖是**

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箋 云皇之言唯也先祖之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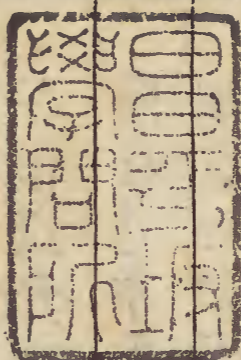
歸唯是孝孫而報之以福○**疆**居良反**烝**是烝至無疆○
以先祖之精魂於是美大之報以大大之福鄭以先
祖之神靈於是歸往之報之所以助受大福祿餘同
○**烝**既有牲物○正義曰上章駢牡是牲也酒及血
而進獻之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谷風之什十篇五十四章三百五十六句

毛詩注疏

毛詩注疏卷第十三
十三之二



享和英友

